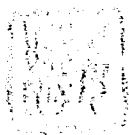


萃
蒲
著

山
邨
之
夜

萃
蒲



山村之夜序

凡是文學，都是生命的產品；凡是生命的表現，都可以說是文學的。

文學應分爲廣義的與狹義的二種：狹義的文學，即一般之所謂文學作品，如詩歌戲曲散文等；廣義的文學則爲有情感與情緒之發展的行爲，如忠肝義胆及超塵脫俗的人生表現。

生命本卽是感情的。感情爲動態的生命，生命爲靜態的感情；實則生命與感情爲一，而其所流露者則爲文學。

所謂文學，必由於不得已之情，而發之於行爲或文字。卽此雖有不知書之人物，亦復有種種可歌可泣之流露。此皆由於一種不得已之衝而造成者。甚有未嘗學問，而其所吐露之辭句，亦竟爲詩爲歌者，是亦皆由於其不得已之情。

反言之，有對於文學家或造意爲文學，其結果遂告失敗者，則在於缺乏情感，甚或并無情感動於其中；換言之，實無生命之力。

所以我們以爲文學，必以生命力爲標準。無生命力卽無文學，無文學卽無生命力。

問：若輩若輩若輩若輩之夜。凡一筆餘而面此戒繯，甚不能已於情之迫切流露，俾與行

十一 潛在力

門、充分表現，甚爲可喜。惟不能藉此而爲薛翳君極裁輯之作品，且妨礙生命功業之產品，大約無問題。不論其爲小說，爲散文，均富於情感，故其表現皆有其生命之潛在力也。

現在世界上，已經不是刻意分派分流的文學時代了，而在呼吸着新時代之空氣而以生命功業爲主的文學時代。任何派別，若無生命功業其中，是絕對不能被爲文學的。

，幸翳君此書仍棋處女作，前途發展無量可爲預祝，故樂爲之序。

姜穎剛於雙柑園，在廿七年二月六日

山村之夜目錄

姜序

陳序

題記

小說之部

一、墨花

二、雪夜孤影

三、陷阱

四、一個貞節的婦人

散文之部

一、獻給一個陌生的美貌女郎

二、寄給曾經爲我惦念過的人

三、一個陌生的客人

四、哭我死去的芬妹

五、我憎恨南國

一
一六
二三
一九
三五
二六
二七
二九
四一

六、月夜的鎮池	四二
七、再會肥，南國	四三
八、鄉村一角素描	四四
九、山村之夜	四五
十、緬懷	四八
十一、維神——Vision	四九
十二、給一個在苦痛中掙扎的孩子	五〇
十三、一個掃落葉的老人	五一
十四、烙印	五三
十五、未完的文章	五八
十六、憶春	六〇
十七、山中避暑記	六二
十八、獄中記事	六五
十九、童軍檢閱巡禮記	七八
二十、邂逅	八〇

小說之部

曇 花

(一)

入夜的時候，鳳玉小心翼翼的把灶裏的火生了起來，火光熊熊的燦燦。兒灶上的吊壺發出絲絲的響聲，把壺蓋往上衝擋着，鳳玉知道茶壺水快開了。裏的飯自然也熱的快要好了。她擎起放在灶上的一盞油燈，穿過堂屋，把開着的兩扇黑門，打開一面，伸出上身，瞧瞧她年老的婆婆是否已經歸來了。

外面是一片漆黑，只見時時有黑色的人影打從街上經過，偶爾還聽見狗仔的吠叫外，一切都十分寂靜。

鳳玉關上了門，沒精打彩的走回原處，把拿着的油燈，用口來熄滅了。放在灶上，油燈迸出星星的火光，就像秋郊的流螢一樣，閃爍了一下，立刻就消失了。

鳳玉剛把油燈熄滅了，屋裏變的黑暗起來。除了灶肚裏的柴火閃動外，她聽到屋內有老鼠在跑動，她心裏悸動了一下，不覺有些恐怖起來。這樣黑暗的夜裏，她獨自坐在冷清的屋中。若是把油燈繼續的燃了下去，婆婆回家，又要責備得難受，說她生活這樣高漲，還不知節儉。

她靜靜的坐在水瓮上，低垂着頭，苦悶的沉思着；突然她看見有一綫燈光，穿



過房裏破爛的板壁，投射在陰濕的土地上，她無力的立起身來，輕輕的走向破壁，俯着上身悄悄的窺視着。

她看見隔壁的房中，有一張木床，床上睡着兩個嬰孩，露出活潑可愛的面孔，床沿上坐着一對年青夫婦，嘻笑的在說着什麼，可是她却一句都沒有聽見。

她看的心裏高興起來，不覺嚴肅的面孔上，現出了一絲微笑。然而這微笑却像夏夜的閃電似的，驕驕即逝，馬上她又萬分的酸楚起來，一手撐住板壁，屹立不動的站在那兒。讓黑夜的恐怖把她吞食了去。

她記起自從她出嫁到陶家，她一直過着貧困的生活。丈夫呢？結婚不上三年，因為生活的迫人，已自願的吃糧當兵去了，幾年來杳無音信，連孩子都沒給她留一個。婆婆呢？每日在家縫補了一些買來的破舊衣，趕集的時候，把它背去擺在街沿的下面拍賣，賺來的錢，用以維持一家兩口的生活，她很想自己再嫁，可是她不忍心她年老的婆婆，過着孤苦的生活。她常常夢想着，萬有一天，她的丈夫在前方便得了一官半職，榮歸故里的時候，她還要讓幾天有錢有勢的太太呢！所以她耐性的忍受着，希望她的夢不會成爲泡影。

時候已經快要深夜了，可是婆婆還不見回來。

陶婆婆是一個面黃肌瘦的年老婦人，現在已滿六十了，兩眼稍陷，常常迎風使淚流淚，四肢細長，走起路來，一雙包裹的小脚，總是踏踏踉踉的，好像站立不穩一樣，可是她從來却沒有閃跌一下，好像她愈老愈有氣力。

她坐在大街的街沿下，眼睛像穿梭的看往來的行人，然而過往的行人，却沒有一個人來詢問過成衣的價。於是她嚮着嘴，極爲苦悶的坐着，她心裏在想：「世上沒有不開張的生意，可是却始終沒有一個人來買。」

看看天色已晚，陶婆婆心裏像另有一種希望在活潑着似的，她急急忙忙的把衣服裝進背籃。踉蹌的向城外的廣場上走去，那裏簇擁着許多看熱鬧的人們，喧聲如雷的在朝雜。原來這是走江湖的人賣藝的所在。場內擺滿了的是中西藥攤，席地而坐的賣熊油虎骨的藏蠻，或算命測字的八字先生等。

陶婆婆一路走一路在想：「她的兒子三四年沒有音信了，自從她兒子出門以後，她聽下了宏誓大願，每天口裏都喃喃不休的念「阿彌陀佛」。可是一點都不管菩薩是靠不住的，兒子仍然音信杳無，所以她想最好去請算命先生算一算她的命運，究竟兒子還活着的嗎，或已經打死在前錢了。」

「算命先生請你給我算算命？」陶婆婆旋說旋把荷在背上的籃子卸在一條長凳上，十分隱痛的哀求着。

算命先生戴着一副黑色老光眼鏡，穿了一件油膩已滿的羽紗馬褂，面前還吊起一個兩端開合的橢圓形鏡盒，頗爲詭異的睨視了她一眼。用着很嚴肅的態度向她說：

「算命一千元一張，一個不少！測字只要五百，你當真要算嗎？」

「當真要算，誰與你開玩笑！」陶婆婆她往常一提起錢。心裏就要發氣，而且連買菜的時候，從來不會用去一千元的，總是選那便宜而分量很多的菜蔬，譬如豆芽之類的東西就最合她的口味。今天她真奇怪，既不在銀錢上計較，而且連思都沒有思索一下的，便仔仔細細的一手放進胸前的衣襟內，動作敏捷的從衣袋內取出一捲用手巾捆紮很緊的鈔票，全是一色的百元小鈔，從她鈔票的新舊上，就可猜想她是怎樣的積蓄銀錢了。

她打開手巾，連數了兩次，很怕其中多數了一百似的，才毫不遲疑的遞給了算命先生。

「這張是給我兒子算的！他出門當兵，已經三四年了，你看他在外面順不順利？好久我們會得到他的音信了？」

算命先生提起一枝禿頭的毛筆，嘴裏嘮嘮叨叨的問了她一些生庚年月等項的話句，抬起了頭，向她鄭重的下了斷語：

「恭喜你，這不是奉承你的話，你的兒子在外無病無痛，現在起碼都當了一個排長以上的官了，你現在就是老太太了呀！」

陶婆婆一聽見她兒子作了排長以上的官這幾句話，她笑的嘴都合不攏了，昏花的老眼中，不覺掉下了淚來。

她好像還有些不大相信似的，又用疑惑的眼光，向算命先生問了一句：

「先生，你說的話是不是從命上推算的？我們這樣窮的人家，會做了官嗎？」

「老太太！不哄你，後天你就會得到遠信，若是不準，我從今以後不再算命了！」

陶婆婆站在攤子面前，想了一會，微笑的點了點頭，又急忙的荷起背籃，慢慢的向歸家的路上走去。

時間已經快正午的時候了，街上的燈火快要熄滅，有少數的店舖已經關閉了門。

鳳娃等了許久，還不見婆婆回來，心裏老實有些發慌。她想在往常到了這時，婆婆總是氣喘吁吁趕回可家，爲什麼今天已經深夜還不見回來呢？她在牆上劃了一枝火柴，點燃了燈，又用手摸摸鍋裏的飯，愁苦的又走出房門，看看婆婆該會回

來！

她正要用手去開門，却聽見婆婆已站立在門外，充滿了快樂的情緒在叫喊着：

「鳳玉，開門來！」

鳳玉急忙在門內應了一聲：

「來了！來了！婆婆今晚怎麼回來的這樣晚！」

陶婆婆並沒有回答，只說：

「快開門吧！進屋再給你說。」

鳳玉把門大大的開了，看見婆婆異於平常的臉上掛了一絲微笑。

陶婆婆一進門來，并不像往常一樣，述說她今天的生意，却嘻笑的向鳳玉說：

「現在我們要過快樂的日子了，你的丈夫當了排長了！」

鳳玉聽見了這話，弄得有些沒明其妙。她很詫異她的婆婆今天為什麼會說出這樣的話，於是她用奇怪的眼光向婆婆請問：

「婆婆，這話你聽誰人在說，他們是來挖苦我們的！」

「誰人在說！算命的先生推算的！」

陶婆婆旋說旋把命單交給鳳玉，可是鳳玉那幾會認識字呢？她拿着那紙，半喜半疑的注視了一會。

「算命先生的話是靠不住的！」
突然她上意識的這樣疑慮着。

「管他靠不靠得住，到了後天我們再說吧！」

鳳玉雖不十分相信這話的可靠，可是看見陶婆婆喜不自勝的態度，也把剛才一些煩惱的念頭，全丟在腦後去了。

二人一聲不響的坐上木棹，吞食她們的晚飯。

(四)

接連兩日，天氣都是陰洞洞的，雖然還是初冬的時候，却已有些隆冬的嚴寒了。一到夜裏，北風呼呼的嗚嗚，把馬路兩旁的梧桐，搖撼的颯颯作響。年老的人怎經得住寒冷的侵襲，所以陶婆婆昨晚一夜都沒有睡着，咳嗽的很厲害。天還沒亮，她就起身把鳳玉叫了起來。算命先生的話語，像在她的心中生了根似的，她每念不忘。

鳳玉起床去弄早飯，陶婆婆却搬出一條長凳，隨意攜帶了一件舊破衣，然後再搬了一個矮小的竹椅，把它們橫放在大門外面，戴上一副古式長光眼鏡，勤勉的補綴着。

她的唯一的希望，是想坐在外面親自接到她兒子的遠信，一方面她還可以曝曬

太陽，因為她還未起床時，東方的旭日，已紅紅的照射在屋上的明瓦，她知道今天是一個明朗的日子。她一定會接到遠信的，不然天氣却怎麼會這樣晴朗呢？

陶婆婆覺得今天却是有些奇怪，為什麼過往的人們都要看她一眼，好像嫌的心事被旁人完全知道了一樣！並且那短短的一瞥中，是含着羨慕的同情。全沒一點輕視的惡意，她更相信算命先生，這一回實在算中如神了，因為四處從她的眼光中看來，充滿了快樂的氛圍。她很想把舊藏在心底的事，告訴了左右的鄰居，但她始終沒有這種勇氣，總是欲言又忍的把話壓了下去。

鳳玉呢？雖然面部上沒有甚麼表現，但靜如湖水的心曲，業已泛起縷縷浮瀾了，有時候她會獨自露齒嫣然的笑了起來，但這笑是沒有聲音的。

她一個人弄好了早飯，更獨自拿起一柱香，和一對蜡，開開後門，把香蜡點然插在一個土台上，然後又折轉身來，撕下幾張錢紙，拿去燃燒着，靜悄悄的跪在地上，向着上天深深的磕了九個虔誠的頭，心裏默默的祈求着：

「老天爺呀！你要保佑我的丈夫，在外一定要做一個官哩！身體也要一天強是一天，才不辜負我空守冷房哩！」

她這樣的禱告了以後，心裏感覺十分輕鬆了似的，然後又順手把門關上，走出堂屋，來叫她的婆婆去吃早飯。

起初陶婆婆堅持要在外面一個人一邊吃，一邊等候郵差是否今天有她兒子的遠信送來。

後來經鳳玉三番兩次的勸勉，她才免強的急忙把早飯吃了下去。

正當她們吃上一半的時候，果然綠衣人送來一封掛號的信函。因為她們沒有私章在回執上蓋印。這信只好由隔壁的張鞋匠替她們代領。

陶婆婆真是聰明極了，她知道自己不認識上面的字，她想起來了，最好請張老闆給她念念。

張老闆還未把信折開的時候，陶婆婆和鳳玉站在旁邊心慌的要命，兩個人的心不約而同的跳蕩起來，全身的神經好像要爆炸似的緊張着，竟至連飯都忘記吃了。

張老闆剛把信一折開，就發現裏面有幾張硬紙似的東西，原來這信是從陝西來的，裏面寄了一張二寸的照片，照片上確實是陶婆婆的兒子，身穿戎服，儼然像是遠官貴人的裝束，旁邊却有一個詭裝的女人，微微的帶着笑容。

鳳玉看的呆然起來，乘她們二人沒有注意的時候，一手搶過那張照片，又仔細的瞧了一瞧，回頭把像片往櫃檯上一丟，怒氣沖沖的跑了回去。

陶婆婆聚精會神的一心想聽聽信中到底說了些什麼，却沒有注意到鳳玉已經氣走了。

其次信裏還寄了一張出征軍人家屬領錢待養，和三張信箋。

經過張老關給她把信和證明書念給她聽了以後，她知道她的兒子却是做了排長。她笑不可止的狂喜着，再因張老關一度的悲纏以後，她幾乎笑的跌在地上，可是當她神志清醒以後，她發現鳳玉已經沒見了，她急忙的跑回了家，却看見鳳玉橫臥在床上，嗚咽的哭流着。

陶婆婆弄的手脚失措起來，不知怎樣才好！

(五)

鳳玉自從看見她的丈夫寄回來那張照片以後，精神已重重的受了打擊，時時一個人坐在房中寂寞的遐想着，從前與現在相比好像她已經變着兩個人了，連面部上偶然掛着的一絲笑容，現在也消聲匿跡了。並且時時吵鬧着，要回娘家去，在往常她從不提起的事，現在她嘮嘮叨叨的說個不休。

陶婆婆自從她兒子寄回照片以後，她對於測字算命的事情，愈信愈堅了，甚致每次的回信都由算命先生給她寫去的。現在她除了每年上下兩季要到縣府去領四担優待黃穀外，時時還要接到她兒子從信中兌來的匯款。她的生活比以前舒適的多了，現在只要她走出了大門，認識她的人都要說一聲：「老太婆你的運氣真好！」人們比以前更與她愛接近了。

她雖然知道鳳玉有些埋怨她的兒子在外面又結了小老婆，但她的見解却是：「在外而討小老婆，正是做官人的外排場，那是她兒子的能幹呀！」

所以她對於鳳玉，除了敷衍的同情外，現在有些憎恨起來了，有時候陶婆婆還要厲聲的咒罵她，說鳳玉樣子都不像一個官太太，只要她兒子回家不嫌她，鳳玉也就算是萬幸的了。

鳳玉知道她的婆婆要成全她兒子的好事，對她有些變心了，但她心裏老實有許多問題把她糾纏着，譬如她很想立刻回娘家去，她又怕她的婆婆借故在閨信上說她不守婦道，污她的清白，她本想不回娘家，但是婆婆自從得到她兒子真的做了排長以後的消息後，每天總是變臉變色的，無端生事，她又想；若是她現在索性改嫁，她的丈夫萬一有一天突然回來了，帶回許多的銀錢，那就是十足的官太太，這樣一來，不是丟他的臉，而又自覺懊悔嗎！不！她應忍受下去，現在吃了虧，將來總有好結果。

後來她打定主意耐性的忍受着，遇着陶婆婆說她不是的時候，她應佯裝沒有聽見，對她毫不睬。

陶婆婆每到趕集的時候照常出去賣成衣外，也很少對鳳玉善意的勸勉，老實說她是很想鳳玉最好一回娘家，就沒回來，她不但每月可以減少至少一斗白米，而且

還可以把省下的錢，做一件新衣，因為她現在的服裝太不像老太婆的樣子了，許多人都說她應該換上一件新的，不應該再穿有補綻的衣服。陶婆婆老早就起了這個念頭。

(六)

八在幸苦的抗戰，終於帶來了勝利的福音，日本投降的消息，傳播了每一個農村，前綫作戰的將士，繼續不斷的已有返家的了。

陶婆婆雖不十分明瞭國家社會的大事，但從旁人的嘴裏與市面上的物價的減縮，她知道國戰已經停止。日本被中國打了敗仗。她的兒子，不久就要像那些返家的戰士一樣，從前綫歸來了。

她除了暗地裏覺得高興外，每晚上都幾乎都夢見了她的兒子，只要有人與她攀談的時候，她三句話中就有兩句話是說她兒子的事情。

但她仔細一想，她現在已看半年又沒接到她兒子的信了，昨天她把優待證書去領谷子的時候，官府裏的人說優待證書不是今年的日子，谷子是領不到的，陶婆婆所以一面高興外，一面又猜疑起來了。

鳳玉對於丈夫要從前方回來的消息，沒有甚麼顯明的態度表示，因為丈夫回來，似乎對她有損，似乎又像對她有益，所以他根本不過問這回事情，好像全不知道一樣。

陶婆婆由猜疑而感覺怖恐起來，她的心好像失去了主宰似的，總是寧靜不下來了。

她坐在街沿下沉思了許久，突然慌張的把成衣一把把的抓進背籃，無心的荷在背上，大步的向城外的廣場上走去，正邁步行進間，後面急急怕怕的追來一個人，手裏拿着一封黃色信封的電報，高聲的叫着：

「陶老太婆！拿電報去！」那人把電報交給了以後，並未說什麼的折身就走了。陶婆婆接過電報，心裏不覺開朗起來，面上立刻掠過一綫笑容，她猜想着這一定是她兒子從陝西寄回來的信了。

她本來要去找回那個算命先生給她推算的，不料在路上就接到了她兒子的信，於是她腳下的步武不覺也輕快起來，一切夢想的浮景，又重新佔據了她的心。

她一面走，一面又時時的注視那封信函。她對這封黃色的電報，感到溫暖的慰藉，然而她并不知道裏面藏隨着的是歡樂呢？或是痛苦？

陶婆婆這時的步武比先前更快起來了，背上的背籃，也好像輕了一半，一點不感到沈重，不一會兒她已走到張老闆的店前了，張老闆正雙手忙個不休的在做着布鞋，一眼瞧見陶婆婆大步的走來，急忙站起身子，拍拍身上的布芒，含笑的回她招呼；

「陶老太婆！請坐，你的兒子又給你兌錢回來了嗎？」

「是的！這回像兌的不多！」陶婆婆憑往常的經驗這樣回答。一手便把信兩交給張老闊。

張老闊知道每次的信，都是由他念給陶婆婆聽的，所以他還不等陶婆婆開口的時候，已經把信折開來了。

張老闊把信箋剛一抽出，趕忙又把它裝回信封，用着異樣的眼光向陶婆婆瞥了瞥，陶婆婆忙上前一步，呢言的問着：

「信上他說要回來嗎？他的太太也一路嗎。」

張老闊又把她瞧了一瞧，嘴裏却低沈的應了一聲：

「哼！……」

陶婆婆忍耐不住的，又急忙的問着：

「他坐汽車回來嗎！或坐輪船！坐輪船是有些危險哩！」

張老闊心裏不住的冷笑着，却順手把信封交給陶婆婆，陶婆婆突然的接着了那信，弄的有些莫明其妙，嘴裏還含糊不清的說着：

「他不回來嗎！不回來也好！免得罵玉找他生事！」

她無論怎樣的問張老闊，張老闊却一言不發的站立着。

陶婆婆嚇地驚慌起來，心裏一怔，如像有幽靈抓住了她的肩頭一樣，信兩從她手中滑跌在地上，面部上逐漸由恐怖而變的蒼白起來，眼眶一紅，淚珠搖搖欲墜的掛在眼角上了。

張老闆知道這事瞞不過她了，只好帶着同情的口吻，向她直言不諱的說了出來。「唉！真是不幸啊！你的兒子已打死在前綫了！」

陶婆婆一聽見這話，停在眼眶中的淚水，熱滾滾的馬上掉下臉頰，兩眼一花，撲通一聲就倒在地上。

過往的行人一個個蜂擁成羣的來看稀奇，一會兒張老闆的店門前已站滿男男女女的觀衆。

鳳玉聽到外面人聲四起，慌張的打開了房門，方才聽到人聲的雜沓中，有人在嚷着：「陶老太婆昏倒了！」

鳳玉忙從人羣中擠了過去，身體向下一撲，雙手抱住陶婆婆淒聲的嗚咽着。

可是陶婆婆已兩眼緊閉，奄奄一息了！

雪夜孤影

那少年怔怔的騎了一輛自由車，在都市的繁華聲中，雨雪紛飛的黃昏裏，在一家較為富麗而又幽靜的洋樓下停住了，他下了車來，提提上衣的領，抖掉滿身的雪花，輕輕的敲那洋樓的門，態度極嚴肅的，一手撐住車身，一手放在褲包的內面，屏息呼吸着裏面的人，來給他開門，一會兒那門應聲而開了，一個美麗楚楚的面龐，在兩扇黑漆的窗縫間，微笑的打趣着，好像他們預定的要這樣富於詩意的夜裏來碰會似的；那女子輕俏的向那少年說：

「秋哥，你真不失信嗎！外面的風雪不是很大的嗎？」

那少年兩手扶着自由車，含笑的向那女子回答說：

「窈窕，你不是說今晚同我去看電影嗎？那麼我們立刻就去吧！時候快要到了呢？」

山村之夜

「是的，我正等着你呢！你悄悄的站在這兒，回跟我才告訴了爸爸媽媽，再同你一塊兒去，秋哥！不要做聲呀！」那女子說完了這話，像如獲珍寶似的，跳躍的向裏面去了，

那少年把車子停放在外面一間小屋內，焦灼的望着牆壁上掛着的字畫。

「會見那女子穿了一件滿綴花紋的綢緞棉袍，看下來了一個開合自如的拉簧皮夾，聲音低柔的說：

「哥哥：把你等久了！我們叫一輛洋車去吧！時間還差一刻呢！」許着袖伸出左手的錶，在電燈的光下俯視着，

「好的，我先去叫車；你的父親說什麼沒有！」那少年說完了這話，不等那女子的回答，匆忙的已出門外，欣然的叫喊着車，那女子猛然的，回想起了什心事似的，急忙的站在門口，媚聲的叫喚着：

「秋哥哥回來呀！我們還是步行吧！坐洋車是多麼的寂寞哩！」

那少年聽着這話，待不由己的，旋即回轉身來，因為他正希望并肩攜手的優惠步，是何等的輕鬆啊！

都市在寒夜的雪風裏，閃着輝煌的電燈，白雪像點點的鹽帶一樣，不停的襲擊着路上的行人，夜歸的遊人，在冷風呼嘯的鬧聲裏，形色惶惶的走着，好像忘掉天空在落着雪。

這一對熱情追求的情人，只挨着肩頭，甜言蜜語的情話着，彷彿世界是為他們而安排的，人間有了他們這對少年情人，黑暗會變成光明一樣，他們朗聲唱的高談闊論起來，那少年半似羞澀，半似驚喜的說：

「姊妹！我們真像是一對典型的 Romeo 與 Juliet 哩！你說像不像呢？」

「我看你一點都不像呢？那西方的 Romeo 是何等的熱情，何等的激昂！他舞起劍來，那怕是不共戴天的情敵，他也要與他拚個勝負呢！」

「我說我真像是一個東方的 Romeo 呢！記得我小的時候，玩弄一隻電槍時，我的勇氣比西方的 Romeo 還要胆大十倍呢！」那少年說的有聲有色，好像不叫他做 Romeo。他就會生起氣來一樣，他一聲不響的等着她的回答。

「好！就算你是 Romeo 吧！那麼我該是典型的 Juliet 了！」那女子孩子氣的撒嬌的說着，用着左手的五個指頭，斜梳着她那快要為風吹散了的頭髮。

「我說你也不像！Juliet 是一個多麼美好的姑娘呢！」

「那麼我不是醜陋不堪嗎？」那女子頗為失望的低垂着頭，立刻放緩步武止而不前的埋怨起來。

「啊！姊妹，我是來故意氣你的，你是比西方的 Juliet 還要美好的多呢！」

他們一面走，一面談論，竟至忘了他們正要去看晚場的影戲，當他們走到影院門口時，門楣上已經高懸了一張「坐位已滿」的牌告。

「秋哥，你不要看今晚的電影？」那女子不耐煩起來，

「怎樣不看！可是沒有了坐位！叫我們怎麼樣呢？」那少年甚爲惋惜的請問，原來這少年，滿懷熱誠的，想邀請他的情人，到影院裏挨肩的坐着，好盡性的吐露他心中的憂懷，不料在路途的步行間，這少年却被那女子嬌媚香艷的態度弄的神思茫然了，忘却了幽會的所在，說明白點吧，他們兩人是有意這樣的，在行進間挨延，才好互相偎傍的來增加他們間的感情；不然那女子爲什麼不叫洋車拉了去，而要挨肩的才去呢！那女子挪挪那少年的衣角，輕聲的說：

「秋哥，我們還是回去吧，雪下的這樣大，夜深了回去，擔心要着了涼；明晚我們早些去看吧！你說是不是！」

「好，反正後天才會換片，那麼我送你回去吧！」那少年有些依依不捨的感覺有些淒清起來，

「不，我一個人回去，要是爸爸媽媽知道你在和我談什麼戀愛，他們會痛痛的責備我！」那女子酸楚的沈默了下去。

「你的爸爸媽媽，老是不知時務，整天把我們防衛的像小偷一樣，看見我和你在談話時，你的媽媽就會在屏風的後面，大聲的喊着，『箴妹！你的爸爸要你去說話！』啊！箴妹！你說你是東方的『Eve』，我看你還是在舊家庭的黑暗之下，埋葬了你的『一生』吧！」那少年在一角路燈之下，感傷的握着她的手。

『不，我太愛你了，我一定要送你回去，難道你的父母是考慮不成！』那少年繼續說了下去，聲音更有些低沉了。

『呵！秋哥！我太懦弱了，我遲早要被這家庭的牢獄，把我逼的瘋狂起來！我想有一天，我也許會在夜靜無人黑暗裏，拿起一瓶強性的烈酒，就這樣痛快的吞結我的『一生』！』說着那女子泣泣起來，好像真的變得瘋狂了。

『妹妹！不必啼哭，我們要掙扎！我們要奮鬥！我們要在四面圍剿的賊匪中，闢出一條光明無阻的康莊大道！』那少年迫切的說着，拿出手絹，給那女子揩拭面上的淚珠。

街上的行人，看見他們在路燈之下，相依的走着，人人都疑慮的問他們一瞥！那女子被這少年激烈如火的話語，說的有些感傷了，情不自禁的又向前走着。

『妹妹！你不要悲傷吧！你暫時的忍讓下去，將來我一定不會忘了你！』那少年打破沈寂，娓娓的向她訴苦。

『將來！將來我們在黃泉路上相遇吧！』那女子悲憤厭世起來。

『啊！妹妹！你總是多愁善感！你要知道苦痛中求會有真正幸福呢！』

他們一面走一面談着，風雪無情的在他們頭上，臉上，呼呼的飄揚着；白雪雖然寒冷的使人可怕，然而這一對互相追尋的情人，心中的血却熱的快要沸騰起來。

了。

那少年停住了脚步，湊巧這洋樓的門却正打開着，那少年扶出那輛自由車，愁腸百集的向那女子緊攥着手，淒婉的說。

「箴妹！明天再見！」兩人便各自分開了。突的那女子又折轉身來，如有所失似的，含着十分隱痛的心，柔聲的呼喚着：

「秋哥！轉來吧！」

那少年出了洋樓的門，躊躇了許久，摸摸冰冷的車柄，不覺心裏寒戰起來；可是不走又到那裏去呢？他父母的那兩張面孔，真可怕的像一個巨獸，想着想着，他悲憤的跨上了車，東徧西倒的，正要向雪夜中邁進，突然聽見了箴妹在他後面呼喚，他扭轉龍頭，唯唯是稽的答應着。

「箴妹！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不，我沒有甚麼話說，外面風雪太大，我怕你凍壞了手，你把我這隻手套戴上吧！秋哥！明天你一定要來呀！」那女子怏怏不安的說。

「啊！箴妹！你太關心了，我可愛的妹妹啊！」那少年下了自由車，攬着她的手盡住吻着。他接過了那隻紅色的手套，心裏充滿了無限的情緒；實在的，他正需要這樣的東西，來暖和他的手。這樣冷的天氣這樣深的夜裏，他一個人還要騎車

回去，真要凍壞了他啊！那女子靜立在門楣的燈光下，默思似的望着那少年墮上了自由車，響着尖聲的喇叭，向雪風交織的寒夜裏駛了去。

少年回到宿舍裏，冷的快要發木了，全身就像浸在冷水裏一樣，不住的抖擻起來；下車的時候，還幾乎摔了一交。這時宿舍裏的同學，全都鼾聲如雷的入了睡鄉，只有走廊外的一盞電燈，還獨自在深寂中，明亮的燃着。把四圍的校區顯示的淒清恐怖起來。

這少年戰慄的佇立在門外，伸手正要去開宿舍的門，突然他耳裏嗡嗡的響了起來，彷彿鶯妹還在依稀的向他喊着：

「秋哥！明天一定要來呀！」

這聲音使他茫然了起來，他幾乎昏了過去，呆若木雞似的，站在那兒動也不動。

陷 阱

(一)

「媽的！就在這兒，給老子進去！」
 狼狽的把被綁的劉通瞧着；劉通有些不願意，
 了，獄吏擎起粗大的拳頭，重重的償了他一拳；撲通一聲劉通被打倒在地上，然後
 他用了一把滿身銹跡的牛尾鎖，把狗窩所剩的刺穿，鎖起來，還如狼似虎的說了一聲：

「你給老子逃啦！」

劉通彷彿在夢中一樣！一點鐘以前，他還在洞房花燭，鑼鼓喧天的熱鬧場中，突的被兩個衙門差役，毫不費力的把他綁送局裏，究竟劉通爲什麼一遇事，連他本人也有些沒明其妙。吃喜酒的人，弄的不歡而散，互相猜疑着，但沒有一個人敢說一句話，劉通這時如鴛鳥一樣的失去自由了。

(二)

劉通的父母，眼巴巴的望着他的兒子，被兩個兇惡的差役綁了去，急的手忙脚亂，幾乎說不出話來，這兩個差役將要出了大門時，還自言自語的說：

「要他出來！除非鈔票不算！」

劉通流着淚，依依不捨的看着父母，他想多逗留一會，再與他父母說一句話，可是這兩個差役，毫不留情的催逼他：

「走起！不要再說了！」

劉通就這樣在臘月十四的那一天，被綁送到局裏去了。

劉通的父母素來是以賣膏丹丸散，四處趕集爲生的，近幾年來，生意老是有起色，買田置產，誰人不知道。可是劉通的父親，總是儉衣節食，從來不上茶館去吃一碗茶，也從不與別人開一碗茶錢，因此一般人都給他改了一個渾號，叫做「劉啃銅」，劉啃銅的兒子被關在局裏的拘留所裏時，人人都拍手大笑的說：

「他也有今天！這老狗片善不施，一文不捨，真痛快呀！」

(三)

劉通關在拘留所裏，快要三天了，劉通的母親每日只能在拘留所的門前，隔了鐵欄，給他送菜送飯，并且好言的安慰他，獄吏看見劉通的母親，每日都哭哭啼啼的啼，總是狠狠的高聲厲叫：

「不要多說！快走開去！」

然而這天，劉通的母親，同樣的在拘留所門前，也同樣的流着淚，可是獄吏并

不做兇惡的態度，反而很溫和的向她說：

「老太太，你的兒子出來不難，只要你……」話還沒有說完時，獄吏像在我尋什麼東西似，四處張望了一下，忽然低聲的重覆了一句：

「只要你捨得……這個！」說着，他却伸出左手的五個指頭，像數着銀元的個數時那樣；劉通的母親，當然知道那五個指頭的用意，不過却沒有做聲，臉色有些愁苦吧了。

獄吏說完了這話，興致洋洋的在門外，走來走去，好像要這年老的婦人，想想，然後再來回答。

「明天你到南河壩二郎廟來，密查要向你說話。」獄吏不等婦人的回答，忍耐不住的，突口而出。

「二郎廟！」

「是的，記清楚啦！」

這婦人感覺事情有了起色似的，露出了希望的眼光。

（四）

「晚上，她沒有閤上了眼；兩夫婦都掛着兒子的事情，她婦因結婚時，丈夫被綁進了官府，當天又獨自回娘家去了；房裏只留下了一些新的嫁妝。劉瞎銅每日要

忙着到鄉鎮去趕集，自然沒有料理他兒子的事務的功夫。不過他十分難耐，精神有些萎靡不振了。

天還沒亮，她就起身弄好了早飯。不等丈夫出門去趕集，她便慌忙的，全沒一點心思的吃完了飯，踮着腳跟的朝二郎廟走去。

二郎廟距離南河壩，大約只有一兩里路，是一個早已斷了香火的廟宇，荒涼，冷落，寂寞的像孤島一樣，兩個穿便衣的男子，一個有着滿臉的橫肉，濃眉大眼，兇惡的像一個僧子手。一個面貌比較清瘦，五官稍有些不正，但眉宇間還帶有一點斯文的氣概，這時正倚着廟內一張破爛不堪的神龕，無聊的吸着烟，看着暮上升的烟霧出神，兩個都有着流氓騷三一類下流動作的共同點。

「媽的，還不見來！」有一個不耐煩起來。

「一會兒她來時，你說至少要五十萬，臘月底放人！」另一個剝切的說。

「可是你們總得見見面！」那一個又疑問的說。

「是的，我也這樣想，……」

二人正談論時，劉通的母親蹣跚的走了進去。

「啊，你來了！我們早已等的不耐煩了，你不認識嗎？這是上方派來的密查員宋主任。」那一個濃眉大眼的男子，正是看守拘留所的那個獄吏。給這婦人介紹。

着。

「啊，宋主任開恩了！」婦人彎彎腰，懇求的向他晚視了一眼。

「你是劉通的母親嗎？」那個有點斯文模樣的男子說，一手劃然一隻火柴，點燃了另一隻香烟吸着。

「是劉通是我的兒子！」婦人恭敬的回答。

「可是，你知道你的兒子，為什麼被我們綁送到局裏關起來呢？」
「不知道，這點都不知道！」

「不知道！哼！你自己的兒子，作的甚麼事都不知道嗎？」剛說罷的，那個男子微帶嘲諷着，把這婦人弄的有些茫然了，但她馬上又極力的鎮壓住自己說：

「啊，想起來了！去年他因為鬧壁爐富翁的兒子打過架，把趙富翁得罪了，是不
是？」

「胡說！這不是關於打架的事，你的兒子被別人告發了，是異黨份子，你知道嗎？」
「那男的是誰？字說便太多的走出了房門。」

這婦人弄不知什麼是異黨份子，不過知道事情總是屬於不好的那一方面，她忙上前去阻止那男子；但這濃眉大眼的男子却在後面說：

「老太太，轉來商談一下，事情很好辦。」聲音慢吞吞的。

於是那婦人，又折轉身來，垂頭喪氣的呆然了。

(五)

劉通被關在拘留所裏，真是度日如年。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可是他想起他的母親給他說的那句話「臘月底放人」，不覺他的心又寬鬆下來了；並且相信這回定是靠得住的事實。因為那個甚麼密查所希望的五十萬元，他的母親已經出高利與別人借來付與他了。可是臘月底的那一天，不覺轉眼就到了，然而并不見劉通被釋放的消息成了事實。劉通的母親，氣的死去活來，不得不四處求人求救，但是所聞聽的結果，却是——

「庫一百萬不行，否則要給他上起鐐銬來！這話當然是那個末主任說出口的，但一般憎恨劉暗銅的人却說：

「真是冤枉好人，劉通連字都不識，會做什麼異黨份子！」
事件顯然又嚴重起來了。」

一個貞節的婦人

王三嫂自從去年她的丈夫得病死去以後，她現在老實覺得她的生活，十分的寂寞了；她做夢也沒有夢到，她會遭受像現在這樣的一種惡劣的命運，她更想不到一個死去丈夫的女人，竟會受社會上任何人的白眼與奚落；這自然是因她丈夫，生前是那小社會中的一個一流人物，在名利相爭的場合裏，免不了受一些旁人的嫉妬與誹謗。現在他是死去了，他們算是拔去了十個眼中釘，好舒暢的在一旁透一口氣，而王三嫂呢？如今她看透了社會，明瞭了所謂人情；她想她丈夫在世時，那些所謂漂亮的人物，豈不是時時在她丈夫的眼光之下，低聲下氣，唯命是從的來討飯吃的人！而現在她的丈夫是真的死去了，他們會來做一個無聲的王三嫂麼！啊！好了吧！天啊了，長漢子是擋不住的，還是只有靠她自己。

王三嫂每一起這些往事，她心裏總有說不出的憤恨。可是她能怎麼樣呢？她唯一的目的，便是好好的把丟下了的那幾個孩子撫養成人，將來在社會上，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而另一方面，她還要婉言的勸告她丈夫留下了的那個小妾，不要胡思亂想，做出醜事來，至少要給她丈夫，捧一口氣，不再為旁人所恥笑。

所以王三嫂，業已發下了宏誓大願，從今以後她不再出門問一步。她看不慣那

些信自湖說，幸災樂禍的人們，總是願人窮，不願人富。

新年快要到了，家家戶戶都預備過新年，就是隔壁遠在外面營生的張老大，也已經回家來了，兩口兒親密的圍坐在火鉢的旁邊閒談，他們是多麼的快樂哩！只有注三嫂獨個兒坐在冷清的房中，苦悶的愁思着。她想起她這個兒子，大兒子雖不是她自己親生的，可是生他的母親，產後不到一百立升天就去世了。從小她就撫養到現在，難道還不算她自己的麼！她應該體貼入微的看待他，把他當做自己親生的一樣，所以她立刻記起了，她應該體貼入微的看待他，把他當做自己親生的。快快回來過年，於是她充滿了快樂的情緒感着。

「聽見！到這裏來！」

她的仁兒子，正在前面院子拍太陽底下，捕捉一隻飛來的野鴿子，聽見喊聲，

馬上去應着。

「媽，就來！」

注三嫂得意的走出房門，手裏拿着幾片銀鈔，得意的向他拍，兒子說：

「你去記你二叔，給你將衙院點路戲法，他們的學校快課放假了，不要再在那兒玩皮！」

聽見放戲了，捕捉鴿子的遊戲，一聲不響的出了大門，向他二叔家中走去了。

孩子出去以後，王三嫂燃起香，鋪錢紙，虔誠的跪在案前，停放了快近十年的，她的丈夫的靈柩前，喃喃的祈禱着：

「死人呀！你娶陰中保佑！我爲你這樣辛苦的操持家務，到現在我有什麼想頭呢？你的大兒子從小就叫你驕養慣了，他是怕我的麼？我狠担心的這屋裏，要是我回口氣不來，啊呀！我看這一份家產，就算完了哩！」說着她接連磕了幾個頭，心裏像感覺有甚麼難過似的，站起身，伏着黑漆的棺木，傷心的哭着。

這時她丈夫的那個小妾，正在廚房裏弄飯，聽見了哭聲，不覺自己也暗地裏傷感起來，她本想去勸阻王三嫂，可是她回頭一想，這怎麼可以呢？別人啼哭，自己還要在一旁攔阻，同是自己的丈夫，難道我有什麼心事不成？她於是躊躇起來了，後來她想出了一個主意！故意的問着：

「聽見回來了嗎？飯已快要弄好了呢！」

王三嫂聽見了廚房內小妾的聲音，只好強顏爲歡，抹乾了眼淚，底卽回答說：

「還沒有，一會兒就要回來了！」

她本想還要哭下去，可是她却懼怕那個小妾的訕笑，說她太捨不得自己的男人；真的王三嫂是太痛心她的丈夫呢！不然她每晚土却總睡不着呢！

念着。

孩子出去以後，許久沒有回來，王三嫂同小妾一面哽咽的吃飯，一面担心的掛

「聽兒怎麼還沒有回來，總是在他二叔那裏去吃午飯去了。」

正說這話時，突然進來一個中年婦人，一見了王三嫂便微笑的說：

「王太太，你們的聽兒在他二叔家裏吃午飯，他叫你們不要等他。」

原來這婦人，就是他們二叔家中的女僕，說完了話，坐都莫坐，又回身轉去

了。

吃過午飯以後，天氣變的陰暗起來，太陽連一絲的光綫都沒有了，天空灰洞洞的，好像要落着毒；人們的身體上。都感到刺骨的冷意，口中不住的吐着白色氣烟，王三嫂弄燃了火鉢，靜悄悄的坐在一張木椅上，態度極感不安的沉思着。

「會兒聽兒自外面回來了，手裏握着一封自C城寄來的信，和一張郵局兌款的

回執。

「媽媽，錢已經給哥哥送去了，這封信是二叔在郵局裏接到的。」聽兒旋說旋將信件回執一併交給了王三嫂！王三嫂與致勃勃的折開了信。驀地，她的臉變的愁苦起來，兩眼裡像快要流出了淚，這信兩像晴空的一個霹靂一樣，把王三嫂的每根神經，都給震撼的極了；她疑心她或許認錯了字，於是她又耐性的再往下讀

親愛的母親：

我現在真痛苦極了！我知道你一定會同情一個剛死去父親沒有好久的孩子——一個在雙重苦悶之下，無路可走的你的大兒！一個死去父親的孤兒，却遭受了學校的斥退！母親，你不要悲傷，「斥退」正是賦與我出走的大勇氣，我要在這茫茫似海的人潮中，來找尋我的光明，不這樣又叫我如何呢？每晚當我一入睡鄉的時候，我彷彿看見無數的人，張牙舞齒的想把我吞噬了！我若一味在學校中去埋頭讀死書，這一筆浩大的費用，真要把我們家產耗盡；而且讀書不一定担保我將來前途的光明，世界上許多的大偉人，不是赤手空拳，奮鬥出來的嗎？母親！一個人在外面，自然是苦多樂少，不見得就會如願所償，飛皇騰達起來，然而不抱定犧牲的決心，那有成功的實現。犧牲正是付與成功的代價呢？母親，你的兒子，在外面若是生活的好，你暗中給我祝福吧！若是在外面就是這樣的死去了，母親，你當他未生未養的一樣！……………

王三嫂逾往下看，逾覺心裏難過起來，兩眼出神的死盯住這封信：心中像有萬種愁思在噬食着她一樣，聽見看見了媽媽神色有些失常，嚇然的問着：

「媽媽！哥哥怎麼樣了？」

王三嫂「聲不響，並沒有回答。」

散
文
之
部

獻給一個陌生的美女

這一個，我敬愛的姑娘，
 你，而感着，莫明，給，寫，這，今，一，懷，着，一，顆，心，靈，
 ，你，而感着，莫明，給，寫，這，今，一，懷，着，一，顆，心，靈，
 這一個，我敬愛的姑娘，
 你，而感着，莫明，給，寫，這，今，一，懷，着，一，顆，心，靈，

優聲，今晚，這，正，是，我，對，你，的，濃，情，溢，意，的，流，露，呀！
 優聲，今晚，這，正，是，我，對，你，的，濃，情，溢，意，的，流，露，呀！
 優聲，今晚，這，正，是，我，對，你，的，濃，情，溢，意，的，流，露，呀！

我心中的，牆壁上，的，時鐘，在，靜，靜，的，深，夜，裏，，清，脆，的，響，擊，着，，這，音，調，是，怪，淒，清，的，。彷彿是

伴，我，孤，獨，的，心，枝，，而，起，了，同，情，的，共，鳴，，你，的，幽，香，，肥，膩，的，肉，體，
 伴，我，孤，獨，的，心，枝，，而，起，了，同，情，的，共，鳴，，你，的，幽，香，，肥，膩，的，肉，體，
 伴，我，孤，獨，的，心，枝，，而，起，了，同，情，的，共，鳴，，你，的，幽，香，，肥，膩，的，肉，體，

萬般苦悶的必田，使田中的苗再茁芽滋長起來，讓百靈鳥的歌聲，在它的頭上迴旋的蕩漾，讓美麗的安琪兒伸出她曼長纖細的手，來招逗我將要死去的魂靈，啊！姑娘！擁抱吧！讓我們擁抱在這四面芬芳，萬籟無聲的月夜裏，向着神聖的維納斯的寶座前，深深的祈求着，祈求我倆今生永世，長浴在愛情的藥河中啊！

寄給曾經爲我惦念過的人

晨起推開小窗，遙望着天際紅如似火的旭日，聽着房上噪聲囂張的鳥羽的喧嘩聲，吻合着樓下的一片嗚嗚吟哦的讀書聲，沉醉中，我感覺着有些酸楚。

北風像徵侶的巨人一樣，時時在窗外怒吼着，把窗紙撫慰的嗚嗚發響，真像是墜死人的最後一聲嘆息。

小山上，一條蜿蜒似蛇的灰色公路，在晨曦輝煌的籠罩之下，襯打着綠色的矮叢林，就像新穿上了一件五色繽紛的寬裳。汽車像獅吼般的掙扎的哀叫起來，一聲長鳴，便飛快的向山後駛去了，揚起縷縷的塵埃。一個正鞋負掉的小商，便在這塵霧朦朧的景象中消失了。我志志的爲他同情着。

窗外兩隻小鳥，在一株銀杏樹上，清脆的歌唱着。那雌的時時用她那那張小嘴，

輕輕的爲那雄的理着羽毛，你看！這小小的生命，也是怪多情的。Good！你這時大概也同我一樣，在晨起梳妝後，倚着小窗的一角，悵悵的惦念着我嗎？不然，你聽你的窗前，不是也有小鳥的啾啾麼！那正是我叫他們來給你歌唱的呢！來撫慰你那一顆孤寂的心啊！

一個陌生的客人

晚間我認識了一位陌生的客人，光頭，大衣，手裏提着一個油綢的什物口袋，袋裏大概是放着一些旅途上應用的牙膏，牙刷，面巾之類的東西，他操着滿腔的北平官話；個子不高，也不矮，大約和我家晚上用來門門的木槓那樣長，瘦瘦的，黃黃的，沒有官僚的氣息，沒有市僧的俗套，好像是一個化學實驗室中洗思的科學家。說起話來，就像舞台上的十個演員，在對話劇似的；有表情，有節拍，有快法，有慢。真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整頭她便勸我辭謝坐下，舉起酒瓶來給我滿滿的斟了一杯醇香綿竹大麵，轉着腰，俯着頭，嫵婉的說了一聲：「請！乾一杯吧！」我態度非常嚴肅的向他回答：「謝謝！我不會！」於是這客人一面說着：「那裏！那裏！」一面伸起筷子，叫我拾吃盤中熱騰騰的公保雞丁。他說：「不必停筷，趁

「熱吃吧！」我感覺有些不自然起來，我猜想着他大概是同席上的劉先生的朋友吧。不然他們的聲音，却怎麼完全相同呢？果然我猜的不錯，一經劉先生約略的介紹，我才明瞭這光頭大衣的客人，正是她的同胞兄弟呢？他現在是五通橋某工廠的工程師，爲了許久沒有接到她姐姐的信，心裏急的慌，才趁他到這兒來探訪她的。我們在二度喫噎之後，彷彿成了多年相識的知己，酒席上竟全聽着我們在言來語去的談笑着，使同席的幾位女先生，弄得沉默寡言起來，只是偶爾的陪笑着。我說：

「劉先生今天到的嗎？」他微笑着說：

「是的，今天午後到的，」我說：

「總要在這兒逗留幾天吧？」

「不！我的事還忙着呢！」他說這話時，真像是煞有介事似的。

「沒有的事！要是今天車子在路上拋了錨，難道你就會這樣回轉去嗎？」我故意挑逗的詰問着。

「啊！那有的事！」他立刻毅然回答着我，好像要與我辯個輸贏似的。

「唉！劉先生你的辯論失敗了，明天應再玩一天，何必這樣忙呢？」我熱情的挽留着。

「不！我一定要回去。」他這樣剝切的回答。

我沉默了片刻，不敢再往下說了，我只好把話題轉向到別一方面去。

我們一面走，一面談着毫不顧忌的心腹話，互相感着無限的快慰。他摸出衣袋中的香烟，一手弄燃他那桃形的打火機，一手遞給我一支外國的 May Blossom 牌我先吸着。我接過了香烟，旋即說了一聲「謝謝！」在暮色蒼茫的黃昏裏，我們就這樣突如其來的，馬上相識，而又馬上分別了，我們互相的都說了一聲：

「再會！」這聲音好像是含着一點依戀不捨的情調。

我獨自走向了校裏，靜靜的沉思着，我想人生的樂趣，不過像這旅人的奇遇一樣，是一個空虛的夢！

是我死去的芬妹

芬妹！你死去快要整整三個年頭了！當你病入膏肓，床榻呻吟的那一剎那，我看見你的兩眼一閉一合的翕動着。我知道死神在招展着他的手。要你到他的國度裏去永生的存長；我的心沉重的像壓住了一塊笨重的鉛石，我哭笑皆非無聲的流着淚，茫然失措的望着你在病床上輾轉反側的與死神拚命的掙扎。我知道你轉瞬就要失去了慈母的撫慰與眼前的富貴榮華，而與人間長辭了！你口裏喃喃的說了些含糊不

清的夢話；雖然我不會徹底的明瞭，可是你的聲調低沉的使我放聲大哭起來。房中點着的那一盞半明半滅的孤燈，在寒夜的微風裏不住的搖晃着。我知道死神快要臨到你的頭上來了，我痛徹入骨的悲啼起來，焦灼的等着你停止了最後的一息呼吸。

當你家裏的人，用白潔的細綢，把你的屍體裹起裝殮時，我哭的死去活來，望着一堆紙灰飛揚的錢紙，目瞪口呆的瞧着；你那一張慘無人色的面孔，彷彿還哭訴人間的隱痛。你留下了的那兩個一兒一女，也情不自禁的嗚咽起來，聲音悽慘的叫喚着他們的媽媽；可是芬妹！你到無聲的長眠了，這人間的苦痛，叫我們如何的煎熬啊！

第二天，天剛黎明，在人聲雜沓的哭聲中，你被八個力夫，把你抬到那條溝起伏，綠草如茵的山谷裏，在鼓聲喧天，愁雲滿頭的嗚咽聲裏，你被那一堆無情的黃土掩埋了。那時我幾乎眩暈過去，兩眼紅腫的向着你的墓前，致着虔誠的敬意，伏着頭，任天的淚哭起來。

小童我沒精打采的拖着綫繩的步武，回到家中，望着那香燭密沓的靈前的一張遺照，我含着滿眶的眼淚，向着北風凜冽的晴空，深深的為你祝告，願你長眠在外山之陽。安息在自然的柔懷懷抱中。

我憎恨南國

啊！南國！這燈火輝煌，紙醉金迷的西南重鎮呀！我又一度的來在你熱情似火的擁抱中守；在你柔情似蜜的擁抱之下，歌聲抑揚的歡騰之中，我的心快要破碎的像這失去的山河；我隻身飄零的來在這大地雨辣的鬧市裏，來找尋那已失的光明；可是那光明竟如像夏夜的閃電一樣，眩耀的使我有些發暈了。我摸索，我期待，我獨自的祈求；可是這四面狂喜的人潮中，有誰久在深夜的疲憊裏，來傾聽我這淚珠綴成的斷腸詩啊！我倚着樓窗的幽去尋，目不轉睛的望視樓下往來如梭的行人，這顆心尋求快樂的人們，他們那裏知道，這人聲鼎沸的生活洪流裏，還有一顆在光期與黑暗中徘徊蹉跎的孤單人！四郊的火車，把各處的旅客，用它龐大的身軀，以繼日的到這都市的心腹載來，尖聲的號叫着。彷彿在替天涯海角，萍蹤無寄的游子，大聲疾呼的吶喊似的；那些被火車吞吐下來的男女們，個個都帶着一羶憔悴的面容，向着神愁的繁密路上，爭先恐後的擁擠；直到他們被都市的柔情撫慰的熱不堪耐時，才互相的走開了去。走到幽靜的小城市中，苟延殘喘的生活下去，那些迷戀在幽歌舞聲島園樂聲聲聲中的青年，由戀情着時在經濟重負拍搥的苦痛之下，也會在更幽人靜的深夜裏，淒涼的嘆悔着。呵！南國！這塊養毒草，高於肉的誘惑的樂園呀！

！你不見多少人在生活的歧途上煩悶徬徨麼！他們是遭受了你的白眼，而自暴自棄的人們，南國！這罪惡的深淵！肉慾的林藪！我要狠狠的咒咒你！

月夜的滇池

多麼美麗的湖光山色呀！這淩斃的水波，與柔聲的和風，把池裏的一個圓月，蕩漾的成了一團糝糝的金屑。對岸山村的燈火，與波上划動的一葉孤舟，溶成了一幅顯明的「月夜歸舟」的圖畫。近岸一帶稀疏的綠柳，在月光朗照的清夜裏，篩下婆娑婆娑的蔭影，我往來的在柳行中走着，活像一個牧羊的蘇武，在找尋他迷失路途的羔羊；我沈思的想着那船上的舟子，他一個人在這樣廣闊無邊的湖面上，踽踽無聲的，讓流水的衝蕩，把他送到歸處，我忖度着，他今夜也許在一堆蘆葦叢中，暫時停歇了他的行程，把鎮日勞頓的肢體，在大自然的喘息之下，蜷臥在船的艙裏，做一個清風明月的好夢，可是那舟子，一刻不停的划動着槳，慢搖搖的順流而去，突然他停住了船，跳下水來，露出他半裸體的下肢，兩手反扣住船底，用他堅硬的背，來掀推這屹立不動的船身；他抗嗜的呼叫，拚命的想把擱淺了的船推翻，可是那船隻好像生了根似的，運動也不動，他急忙前後左右的推着，這抗嗜抗嗜的哀

鳴聲，便繼續的送入了我的耳鼓，我悲憤填膺的啜嘆起來，不平的怒火，像沸騰的水一樣，在我的心中騰湧。我恨那些豔裝施粉的小姐們，那些養尊處優的闊少爺，這時他們正擁擠在舞影迷離的場所裏，消度他們的狂歡之夜。那知這漫無邊際的水天一色的湖海裏，還有一個爲生活掙扎的可憐舟子！

再會吧！南國！

一夜來却總不成眠，腦海裏全被明天要踏上歸途的種種離別情緒所纏繞；旅館裏人們談吐起伏的鬧聲，時時衝入耳鼓，更添加了縷縷遊子念鄉的愁思。隔壁賣唱的女郎，銳聲的歌唱着，還夾着一兩聲調情的歡笑，生活的鞭笞，使他們百般忸怩的向顧客們搖尾乞憐的出賣了無辜的人格。南國市真是吃人的虎穴，醜惡的陷阱！

把曉時，窗外射進一線曙光，這時市聲的雜沓，與車輪行駛聲又把都市道場的熙攘起來，我兩眼惺忪的跳下了床，小心翼翼的收拾起行李，無絲毫的留戀，便向這萬頭攢動，鬧聲如雷的繁華都市永別了。

到了車站，路軌上早已停放了一輛北村的火車，汽笛還時時的備叫行人，簇擁的旅客，提箱荷包的向車廂中穿進，幾位送行的友人，業已開坐在月台上，老遠便

圈外站着許多看熱鬧的人，男的，女的，有的人看的在發笑了，然而却没有聲音。

幾個留有毛辮子的鄉下大姑娘，互相用手攀伏着，露出一副神祕的笑容。

兩個穿西服的少年，老遠向這堆人叢，望了一望，便優閒的各自走開了。兩個好像都在嘟囔着。

山坡上一隻毛髮蓬鬆的黃狗，在草叢中嗅嗅，又時時向這裏汪汪的叫。鑼鼓還是一刻不停的響着，山音都給震動了，「咚咚搶，咚咚搶……」

山村之夜

記得有一年的冬天，我曾經在這樣的一個山村中住宿了一夜；那地方的名字，我真有點記不大清了；似乎是「毛水鄉」吧！那村莊是旁着川滇東路的一條公路的山谷下，每日除了長途汽車的嘶鳴外，真寂寞的像沙漠一樣。旅客們有時因了車子拋錨的關係，這樣冷落的荒山裏，能找到一家似乎可以棲身的所在，真是不幸中之幸事啊！

那家人我真要感激他們，我們在日暮已西的黃昏裏，提着旅途上隨身攜帶的包

箱，儼若負箱逃難的飢民一樣，一到這茅屋疎落的山村裏，便慌忙的四處找尋自己的安身處，那胡姓的一家，一共有三丁人口，一個老嫗，一個中年婦人，與一個舉趾粗魯的年青夥子。他們看見我們穿着與他們完全相異的服裝，用了好奇的眼光，偷偷的向我們瞧着，好像要從我們的服裝上來證明我們是什麼人物似的；手忙腳亂的給我們預備東西吃。

我們圍坐在一堆烟霧迷迷的柴火四週，兩眼帶淚的來溫暖我們自己，籍這柴火的跳耀，我識別了這家人寒信的真有些可憐；可是他們那種殷勤好客的態度，却使我至今不忘，這屋子除了柴火的跳動外，再找不出什麼燈光了。

一會兒那青年夥子，盛出幾碗弄好的飯菜，放在一條長形的木凳上，便站在一旁，體貼入微的侍候我們。可是這飯菜究竟是什麼東西，如今我還有些莫明其妙，我們匆忙的在黑暗中吃完了晚飯，那青年夥子，便絮絮叨叨的向我們擺談起家事來，手中捏着一封從湖北樊城寄來的快要兩月的皮紙信函，頗為淒婉的向我說：

『先生請把這信幫我讀讀，我們村子裏的讀書人，都念不斷句。』

我接過了信折開一看，原來那信是從前方的壯丁寫回家來的，信中完全是些問候他家中的父母，與自己的妻子是否改嫁的事情。寄信的人叫做胡自平，那青年夥子就是他的弟弟。

「我的哥哥出去當兵已經快三年了，他是被人強拉去的啊！先生，我們鄉下人真吃得虧啊！」那青年影子逾說逾有些感傷了，心中像有難言的隱痛。

「自從我哥哥拉去以後，我的爸爸因嘔氣傷肝，昨年便突然的死去了，現在還停放在後山上，未曾入土呢？」說着他抹起眼淚來。

「先生，請你幫我寫封信，你說我們家裏這幾年收成不好，連年天乾，嫂孀時時埋怨，要他快快回來！」

我微笑的點點頭，向他回答說：

「可以，可以，明天一早，我就給你寫吧！晚上光線太弱了，寫起信來，真受不住烟霧的窒息。」

就這樣我們便各自的睡覺去了，他把我引到一間鋸床的茅屋裏，一手燃起一束火把，一手指着內面說：

「先生，就在這草墊上睡吧！今天晚上太使先生受屈了。」

我搬進行李，燃起半截蠟燭，一聲不響的整理自己的床鋪。這青年影子却頭也不回的走開去了；可是我心中却端端不安的入了臆鄉。

緬懷

舊利走了！舊利是今朝搭乘公路局的特別快車走了的。

這大概是在做夢吧！啊，不是的！這真沒有做夢哩！她是真的坐上了汽車，而我也真的佇立在車廂外，相對依依的望着她；當汽車的引擎立刻轉動時，她無力的揮動着手；而我也情不自禁的揮動着我的。大家都含着一股酸辛，滿腔熱情，黯然魂銷的相互離去了。

這真的又像是夢呢？

記得我們從相識，到今日的闊別，彷彿是發生在昨日一樣。料不到她竟會突如其來的與我相聚，而更突如其來的與我相別。

離別的前夕，我沒有離開她一步，喉頭上堵塞住許多要說的甜言蜜語；可是我一瞧見了她那脹孕滿悲酸的面龐；我又禁口默然的哽咽了下去。我知道離別的苦痛，噬食的她太難堪了。我除了抑住自己的一顆百感交集的心緒外，不得不嚴貼入微的反向她婉言的安慰：

「舊利！我們是在做夢嗎？這夢再有十幾個鐘頭，就會完了吧？」
她沒有回答，只是埋着頭，低聲的哭泣，哭聲合着外面雨聲的淅瀝，把夜韻的

分外靜穆；室內洋溢着一般逼人的冷氣。

「明天這時，你就平安的在家中了！那多麼溫暖哩！」我感喟的繼續說了下去。

外面有風在微微的吹拂，馬上又變的大聲疾促起來；樹葉被風吹落在屋瓦上，沙沙的響。這時已近子夜了；可是我們全感覺一點疲憊，大家都懷着一顆一願這苦悶的黑夜永遠的黑暗下去」的幻想。然而這是可能的嗎？

終於曙色的黎明來了，喔喔的雄雞啼叫聲，催醒了一對有情人的迷夢，我知道今朝的黎明，會帶走我眼前的歡欣，奪走我渴望的甘泉。啊！這怎如何！你看亞波羅還是一刻不停的，駕駛着征車向前邁進，我想大聲的吶喊：

「荷利！你不要走了吧！」啊！這多可怕，你聽！這不是心底深處的哀鳴嗎？荷利走了！荷利真的是乘坐汽車走的！這真的是一個夢嗎？

神 Visior

荷利走後的第二天，我睡了半日的覺，然而我並沒有感到一點疲倦，我睡覺的目的，不是想恢復我幾日來的疲勞；而是爲了想像傳溫暖的發高熱。

好靜靜的想事。最好做一個與她仍然生活在一起的、美滿的夢，可是夢不能做就成囉！我盡力的閉住了兩眼，腦裏不停的想念着她，然而我始終沒有織成一個令我心滿意足的好夢！竟讓昨日離別的情景，把我糾纏的頭痛起來。我急忙爬下了床，四肢僵力的走向書案前，無意的拿起案上一面圓鏡瞧瞧。啊呀！惺忪的兩眼，還掛着顆顆的淚痕呢！頭部更覺的有些沈重起來！我發現我已經失去了魂靈！我知道帶走我魂靈的就是她，然而她已經遠離我快到四十八小時了。這漫長的時日，要是就這樣永遠的繼續了下去，叫我如何煎熬得過？

蓓利走後，我永遠在夢中生活了。我開始對於人生有些懷疑起來，爲什麼男女會發生了愛！而偏偏我所遇着的是一個痛心的愛呢？難道愛帥也會殘酷的來播弄我們麼！我更對人生的遇合，感覺不滿！爲什麼有「合」，又要有一「離」？「相聚」，而又要「相散」呢？

她匆匆的來，她又匆匆的去了！

給一個在苦痛中掙扎的孩子

啊！孩子，我現在不能再瞞昧你了，我不能再使你那一顆稚弱的心靈，遭受着

人間第二次痛苦的創傷，使你的青春韶華，在猜疑煩悶的氛圍中打發了去；你要我告訴你，「你的媽媽在那裏」，你說這話時，我看你的面孔上，掉着兩行晶瑩的淚，嗚咽的哭泣着。啊！孩子，我始終是同情你的，一個幾歲的孩兒，就突然失去了慈母的撫慰與眷愛，那真是人生痛苦極了的事。可是你知道你爸爸的心嗎？啊，別吧！孩子，你聽這北風的怒吼，就像是你爸爸心中的憂恨呢！那流水的經行，就像是你爸爸無聲的嘆息。

孩子，你不要再糾纏着我吧！你爸爸的心，就像這窗外如銀似的白雪，溫暖的撫慰，是會立刻消溶他的，柔情的玩弄：是會加速的斷送了他的命運。

他的心！啊，孩子！你要聽呀！你俯着頭聽吧！這鐘聲的「瀾答」，不是你爸爸朝夕的悲鳴麼？那小鳥的啾啾，不是他長年的呼喚嗎？孩子，你來哩！你同你的爸爸，來一齊倚着小窗的一角，朝着窗外這霧氣朦朧的小丘上望去吧！那兩行古柏，一羣寒鴉之下，那一堆黃土的小塚，不是你媽媽最後的歸宿哩！

一個掃落葉的老人

穿過了那一條矮柏夾道的小徑，便到了鴉城——羅江的桑園所在。這滿栽着桑

樹的園林，在寒冬的晨霧籠罩之下，含着遠村的一聲雄雞的啼叫，叫醒了晨光的迷夢。我一個人孑子在這冷清的林中，望着那樹木飄揚的黃色落葉，獨自的感嘆着；料峭的晨風，夾着濛濛似水的霧氣，輕盈的撫摩着我的臉，乾枯的落葉在我無意的踐踏之下，絳擦發響；我疑心是冬神步履迫促的聲音，來追隨着我似的，我感覺嚇然的恐怖。

一個僵硬的銀髮老人，荷着一簍枯黃的落葉，踉蹌的在這孤寂的園中，搜尋他回家的歸路，看他皺紋滿臉的面孔上，知道他是在生活壓榨的呻吟之下，快要走完了人生的盡頭，闖別人間，向他永生的道途上邁步的人兒！我深深爲他嘆息。我拾起那被風吹下了一片落葉，這曾經被他老年的手，撫摩過的葉上，還留下他鮮紅的血痕呢！他步履維艱的走出了這個園林，却使我迷離恍惚的沈思着；我想這時，他年老的妻子，早倚着門閭焦灼的盼望着他呢？怕他年老孱弱的身軀，再遭受不幸的意外事，我悔恨我太硬心了，竟讓一個偌大年紀的老人，在晨風抖擻的冷氣中，咳嗽的孤自走開了去。我應扶着他的手，至少應像跳舞廳中那些英國紳士們，輕捏着舞女的手指尖兒那樣，把他護送回家去。萬一這時，前面跳出了一隻猛虎，啊！一隻兇惡的犬吧！這老人不是眼巴巴的被這犬咬過痛快，垂死在道路旁嗎？啊！我太硬心了！要是他年老的妻子，得着他已死的惡耗，她昏花的老眼中，不會掉下顆

顆的淚珠嗎！啊，老人呀！你等着我吧，我的童年已逝，我也會變老的，不久將來，我還是像你一樣，僵僵着背，步履蹣跚在這人生的旅途上，躊躇摸索呢！

烙印

生平我有許多細小的胆怯事，說出了口，未免是我的奇恥大辱，不說，却又在我的心中有些鬱積不安。這些都是我自己私心的供狀，決不含一點蓄意諷刺他人的寫照。

(一)

我所懼怕的，第一樣事情，乃是秋郊成羣結隊的狗，他們往往在一度相互追逐未遂的爭鬪之下，發出一種優切悲憤的哀鳴聲，我真怕躲在溫暖的被窩裏的人們，做着被狗咬傷一下的惡夢。

(二)

其次我所懼怕的是木偶戲中的丑角。本來業已雕刻得畸形怪像的面孔。却還兼施西抹的敷上一層令人討厭的脂粉。再加上被牽綫人矯揉造作出來的各種忸怩的醜態，看戲的人那個還不捧腹欲倒呢？這都是牽綫人的旨意，木偶本身却一點無罪。

(三)

有一次，一個友人告訴我，他說：「人身體上的窟窿太多了，天下一切事都這。這些窟窿在作怪。」他又說：「這些窟窿有大有小，有長有短，有上有下，有左有右，有開有合，有曲有直，有縱有橫，并各有用處，亦各需要滿足。人們若是只爲一個窟窿忙碌，天下根本就太平，惜乎窟窿生的太多，各有所不滿。於是天下大亂矣。」我聽了這話便日夜不安起來，我真怕我自己的窟窿不受自己意志的約束，而闖出了包天大禍。

(四)

某年的冬天，我旅行在一個山谷的幽靜處，目睹一個坐滑桿的閩老，被兩個抬滑桿的人摔下了冬水田。弄的一身污泥，樣子十分尷尬。後來我在一個鄰村朋友的宴會上，有一個人告訴了我坐滑桿的秘法。他說：坐滑桿首先自己要坐的端正，腳記不要在上面東擺西動，或時前時後。這樣一來，抬滑桿的人不得不走之字拐了。不留神，那有不一撲通！摔一個倒栽葱呢？坐滑桿真是危險極了。

(五)

我們的故鄉中有這樣一種風尚，也可說是某種牢不可破的習慣。就是那要出賣自己的飼養的肥豬，都需待趕集的日子，把它牽在街上，再找一個牙行，與欲買豬

人在豬圈裏講好了價格，然後填上一張買票。交易就算成功。不過買豬的款項還要三馬才會交齊，這時叫做「包馮」。要是買豬的人，發現所買的豬有毛病，譬如不肯吃飼料，或在豬圈中有些不順噠，交易會立刻解除的。有一次我在菜都市的「個友人家裏作客，我的友人請託我到人市上去雇一個女僕人，我首先沒有弄清門徑，我在人叢中大聲疾呼的叫喊着：「誰人是不行！我要雇女僕人！」突然從人叢中慌忙奔來一個年青夥子，怒氣沖沖的吃了我一個耳光，口裏還嘖嘖不休的罵罵着我。後來我才知道我把經紀叫錯了牙行。從此我才如夢初醒，大大的覺悟了。我口裏自言自語的說：「人之異於禽獸者經紀！」

(六)

有一個朋友，他說男女的身價不難求得，他用下面的一個很合乎普通道理的方法一算就一目了然。他說在他們的故鄉中現在每名壯丁的身價是一百八十萬，依俗語「十個黃花女，只當一個披落漢來估計。」那麼女子的身價應是男子的十分之一，即女子每名只合法幣十八萬元了。我覺得他這話真是一針見血，字字珠璣的千古良言。

(七)

中國人和西洋人宴客的方式各走極端。中國人總是十分耐煩的死等客人，而客

人却是蹣跚其來遲，西洋人却按時開餐，客人常準時就已到齊。中國人入坐的時候！要你拉我扯，表示謙遜，而西洋人却聽候主人的吩咐，說坐就坐，決不無味的爭執。中國人吃飯的時候，愛把雞骨魚骨拋丟在桌下，掀起了一場烈戰——就是惡狗的爭鬥。西洋人進餐時是把這些東西盛放在棹上的，桌下常是鴉雀無聲。我很奇怪，中國人爲什麼不摹仿西洋人，養成一種好習慣。却桌下發生慘劇的危險。因此當我在別人家裏作客的時候。我是不會把雞骨魚骨之類的東西，往棹下擲去的，而且我還會先向主人說明，狗仔最好請他關在後園。否則任他放肆，我們的腿總有一天會給它光顧一下。這還不危險麼？

(八)

三個友人約我到熱鬧的大街上去走走，猛然間我想起了一個女朋友的勸告，她說：「你的眼睛我看有些近視，你真好到太光明眼鏡公司去配上一副近視眼鏡，以後你看遠處的一切東西決不會像朦上了一層薄霧。湊巧我又走進了那眼鏡公司的所在。那天我的兩眼開始大放光明了。第二天我一早起了床，想試試我眼鏡的度數。老遠我便看見一個隨地便溺的女人，她一看見我就提起下衣風快的走了。面孔漲的緋紅。我真疑惑，她不會戴的有眼鏡，這樣遠就看清楚了我，大概她是遠視眼了。我既回到家把這事告訴了我的妻子，她說：「凡是第一次戴眼鏡的人，看見女人便溺

。本月月降有些不利。」我聽了這話，的確懼怕起來，我怕若是戴上了眼鏡，再遇着同樣的事情，那麼我這一身不是都會不吉利了嗎？因此我現在討厭起眼鏡來了。

(九)

現在物價高漲，生活因而昂貴起來。有錢的人往往發現紙幣數起來有些困難，不免有「八百十」「九合十」之弊，我有一個方法可以避免這種無聊的作偽，就是凡頭戴呢帽的人給你還來的錢，你可不必去數，因為他們頭上的呢帽至少要值數十萬元，他們決不會抽你的什一稅。若是腳穿草鞋的人而頭上并未戴有呢帽，你與他之間款項的往來，根本應該徹底的數數，因為他們正想這樣把你瞞過，他們腳下的草鞋，就可換季了。所以呢帽愈貴愈有人買，正因為呢帽可以保險。草鞋所以愈賤愈無人過問，因為它太丟人。

(十)

我家上常放一面鏡子，有閒空的時候，我常常拿起照照，若我發現我面部的鬚鬚長得濃密了，我便用保險刀把那些積光，拿時候我的瑣務太繁重，忘記了用鏡子照照自己，突的看見鏡中的我，不禁有些嚇然！怎麼我竟會變的這樣醜陋；鏡子真不常常照啊！

未完的文章

好久沒有接到舊利的信了，日日我都在悵惘中。

今天突然從遠處歸來，案頭上却發現了一封字跡秀麗的信函，我知道她還沒有把我忘記。不然我怎麼會在夢中常常與她晤面。而又在今天這樣最感寂寞的時候，接到了她的信呢？我高興的跳了起來。心裏充滿了昔日遊山玩水的情趣。我感到我的心有些忐忑。興奮的似乎要跳了出來。

克：

我想不到爲什麼，你的話曾有應驗，這些日子我鐵日都在病着，而時時都想能聽到你的赦免。否則這病似乎還遙遙無盡期！你現在想已在家中過的快活，你的孩子們和太太都好麼！爲我致意。

文章希望你寄給我瞻仰。決不引起任何誤會的。因爲文藝是人類崇高的藝術，我們只以最虔誠的心去欣賞它的成敗，否則天下就沒有真真的齊人了。是的，她提醒了我。在她離開蓉城的時候，我曾告訴她，我要寄給她兩篇文章來紀念她和我相處一虛的生活。可是現在快兩個月了，我還沒有把文章給她寄去。她却先向我來索取了。這文章我應立刻寫去嗎？或是再推延了去，於是我躊躇

起來。我提起筆，情不自禁的想這樣的寫下去。

「人生的光明在那兒？你不見光明的隱蔽下，還有燈蛾撲火的悲劇變益麼？它是爲找尋光明，奮身不顧的垂死在燈火焚取。」

往昔我們生活在一起時，我們不是也嘗作過詩人的夢想，旅人的喟嘆麼？小山上，流水間，與人跡罕到的山谷裏，我們不是也曾經高唱過生命之歌嗎？可是一瞬間，清山綠水仍在，而我們昔日所留下的歡樂呢？讓我們在記憶中去找尋吧！誰人不叫往事的牽引，而起撫今追昔的感慨！人生有時也應麻木一些：「文章剛寫在這兒，突然外面闖進來一位客人，我連來不及開門時，他已經在我的書上坐下了。而它還帶着兩隻亮晶晶的眼淚，在注視着我桌上的信函。於是我只好停下了筆，與他無意的談了幾句。可是這客人老實的把話題往下談去，好像故意要與我爲難似的，我索性把文章放進抽屜，與他漫無頭緒的談着。文思而這客人是剛從前綫歸來的戰士，全身戎裝，還斜掛着刀帶，談話非常激烈，但話中却有些隱痛，他說：「我們這次在蘆溝橋對敵的時候，我們的兵士，真是奮勇當先，把那些自命不凡的日本鬼子，殺的落花流水，我還親自生擒了兩個日本鬼子，他們立刻跪地求饒，向我們的士兵低下了頭，你說我們國家前途不會樂觀嗎？」他的話愈說愈沉痛起來。彷彿我們這裏就是前綫的後方似的，我感到有烟火的室

息，與血腥的氣味。

「可憐我們的連長在第二天的早晨，正與敵人衝鋒陷陣的時候。被日本鬼子一槍打中了腦袋……」說着他有些悲酸起來，還用手絹抹着眼角，好像在那裏擲下子。

這客人一直與我談了兩三個鐘頭，才離開了我的住屋。可是當他走了時，我把放在抽屜內的文章拿了出來，想把它完成下去，然而我連一個字都寫不出。文思溜走的乾乾淨潔，我真要咀咒這客人啊！

後來我在給她的回信上，寫了這樣一句話：

「文章還有一半沒有完成，你等着吧！遲早它要與你見面。」

憶 春

春來了，春天是帶着花香和鳥語一齊來臨的。

今年的春，似乎來的太早；不然，你看青翠的山峯，山陽面，已開放了紫眼的白桃，對面的小山上，還有幾株紅色的粉桃花，在陽春的撫慰之下，飄然的招展。侷促在蜂房中的殷勤的蜜蜂，隆冬剛剛一過，便又飛歇在桃花的蕊上，嗡嗡的活

躍，水紅雀輕盈的在山中的淺處上舞蹈，啾啾歌聲，春風輕暖時空，來自一陣陣深入心扉的靈動花香；春向晴空，充滿了詩意的，是光明與快樂，洋溢着大自然的，是濃郁的芳香和悅耳的樂歌。

清幽的溪澗，廣闊的河流，宛如明鏡映出春的景色，倒映其中，真是一派妙筆丹青的絕妙圖卷，萬物低低的與之之下，勃勃的生意，在嚮往為春的熾輝，不像是人類少女的愛心，使她感到溫存的眷戀，撫摩的柔情。

我沉醉在手紅萬紫，芬芳四溢的山丘裏，兩眼迷離的任心領神會的欣賞春回大地的美麗。我眺望遠方的天際，超然出塵的幻想，不覺油然而生，靈驗的淫雲子然，的鼻鼻向上升騰，我忖度朝暾暮靄的山物，一定是一首富於奇情的戀詩，牠蘊藏着離情的饒繞，熱切的狂喜，河水在山麓下喧騰的歌頌，唱着迎春的樂歌。

我這樣的傾聽着，傾聽着，兩眼不覺有些疲憊。靜穆的空氣中，我聆聽着自己脈博在跳動，跳的使我全身有些些微的攪拌，我在春光明媚，枝葉沃茂的招逗之下，我的心沒有一刻安寧了。

去年的今日，我是何等的歡欣鼓舞，可愛的小雀，啊雀，讓我這樣地嗚呼你吧！我們常在這婉轉的小徑中，路旁還是盛開了絳紅的野櫻，踏着春天的原野，徘徊在芳草如茵的地上，像着馨香如茵的白日嬉戲。我們的心，啊，我們的心，雨

顯却是一顆合成的呀！可是今年今日呢！我望着你走過的那條小徑，撫摩過的櫻桃樹，櫻花還依然燦爛的在笑着春光，而春光却惱人的在向我顧着揶揄的流盼。

我仰望着天，冥想你走後的形影，啊，蓓利，你那婀娜的姿態，我何時能與你再見？我低垂着頭，沈思你的一瞥一笑，啊！蓓利，這笑聲還依稀的蕩漾在我的周遭。

我想的太苦了！我看的眼花了，可是小蓓利啊！不知今年的春華你是如何的消度？

山中避暑記

好容易把這數件笨重的行李收拾停妥，準備毫不留戀的離開了我居住的家；心裏老實憧憬着，這一次到山中去避暑，我不應把保貴的光陰白白的浪費，J. M. Syngé, Joseph Gonard, Hugh Walpole, Dickens, Shakespeare, Charles Lamb, 與 Henry James 的傑作，至少要讀一大半。

計劃是這樣的擬就了，所以我心裏充滿了無限的快慰。

未起程之先，前幾日我就給山中的友人帶了信去，說明我避暑的原因，是爲了

想撇開城市的囂攘，找一個幽僻的所在，好靜靜的讀讀書；而不是專爲懼怕酷暑的炎天，到這寂寥的山中，去虛度韶華。

友人慨然的應允了我立刻動身，而且還邀了我妻子一同階行，他說一個人到山中過着孤寂的生活，一定不會感到大自然的美麗，我的友人却替我解除了隨行的糾纏，否則妻子定要從中攔阻我，埋怨我太無家庭兒女的觀念了。回家總是住不上一月，又要離去。

剛把行李整好，天空突然落着點點的雨滴，接着雷聲隆隆的響了起來，雨聲浙浙瀝瀝的毫不停留。

我焦灼的時時望着天空，希望雨不會繼續的再往下落；不然雨水把路下的太泥溜了，叫我們今天如何動得身。

可是這雨愈瀝愈密，簡直成了滂沱的大雨！

我索性把行李搬回了原處，把綑藍裏的書，一本一本的又置放在書案前，決心等到明天天氣放晴，再定行趾。

黃昏的時候，雨仍然未停，傾盆的大雨中，還夾着雷電交加，看樣子，明天不會晴起來的。旅行的人，遇着這樣不湊巧的事，真是掃興極了！

這樣炎熱的天氣，天空能夠馬上落雨，氣候涼爽的多，所以我並不埋怨老天

的作惡，反而對於雷雨的狂擊，感到怡然快意。

第三天晚上，我醒起來，看着窗外的天空，知道天氣已經放晴了，樹梢上的鳴蟬，時而不知誰知誰，斷續的叫着。

我把行李又收拾起來，靜候着抬滑桿的人一到，我們就可立刻出發，然而事情却除人意外，那滑桿的因說以滑桿不能由申由並且嫌我們帶的行李過重，於是正在沒奈何的時候，妻子突然吵起頭痛，兩個孩子又在一旁啼哭起來，於是我就只好向細婉暫的安慰說：「好吧！等幾天我們再去！」

可是第三天的早晨，我的孩子小洪冒寒熱，吐起風痰，苦未到他午的時候，他便閉了眼睛，靜靜的斃去。

孩子死法的時候，妻子病勢加劇，揮淚如雨，避着袖面，痛哭流涕，我為着這事，這樣地說：「弄的我束手無策了。我想不到，歸家不上一月，却遇着雙重厲害，

而且我還帶着自絕孩子的屍體，啊！天生的艱難，真太變化莫测了！」

妻子在病中，埋怨我帶在外跑，孩子病死，全是我對他毫無關心所致，就坐在炕上，一旁無聲的敲着，心裏愁苦的幾要掉下可掬。

妻子的病，越發的厲害，三天不眠，瘦弱的我，不暇緩了。

做是在山中，避避暑的念頭，因被孩子的屍體，越發的除無一點痕跡，由山頂，

歸家的節的是想到山中過過消閒的日子，可是想不到這消閒的盼望，成了苦難的紀念日。

獄中記

余友蕭君，因事被繫入獄，余聞信愕然，頗覺悲切，事後被釋，余特造訪面晤，聆其被繫經過，頗具同情，歸後遐想，感慨系之，因作獄中日記，以資紀念；文中全係事實，並非要醜腐搆。

一九二〇年五月廿五日

「開門！開門！雍先生在家嗎？」

早晨剛打開窗紙，想看看近來囚犯刑底打的如何，突從鐵窗外面一個清脆的響音，在門外急迫的喚喚。我拉開窗幔，向外掃視，兩個佩槍的警兵，身着黃色軍服，佇立在門外等候開門的人。我知道他們是來叫我談話的，自然我應聲而開門。並且向他們說道：

「雍先生就是我，你們有甚麼事？」

「沒有甚麼事，祇長要你看說話！」話中顯然有些隱蹊。

「縣長會我說話！」這真奇怪，縣長這時候會允許會客的嗎？我有些猜疑不定。

(G)

到了官府，一種森嚴的恐怖，使我蹣跚躑躅手起來。我暗地裏想到，這該不會出了甚麼意外，心裏老實跳蕩着。

我走到縣長的會客室，兩個警兵立刻向裏面去報告，我一個人留在會客室中，感覺有些茫然。

一會兒縣長揮動着手杖走了出來，光頭，呢長衫，胖胖的身體，說話老實慢慢的。好像故意防範自己怕把話說錯似的，我急忙站起身子，說了一聲：

「縣長早！」

縣長用了右手，向靠窗的椅子指了一指說道：

「請坐！」

於是我又坐下，靜候縣長究竟要說些什麼。

縣長還未住口的時候，一個警兵端來兩碗泡好的茶，雙手往桌上放下，縣長又用右手伸出向茶碗指着，說道：

「請吃茶！」

我急忙變了轉上身，說了一聲：

「謝謝！」

縣長然後，把我注視了一眼，用了客氣的音調向我說：

「我這樣早叫你到這裏來，你知道爲了什麼？」

我驚訝的回答：

「不知道！縣長，請說哩！」

「你不知道，許多人都說這久偽造法幣的案子有你在內！」

縣長由客套而變的微愠起來。

我當時弄的昏迷了，廣即高聲說：

「沒有我，請縣長調查。」

「我是有根據的，雍先生不必再否認了。」

「有根據的，縣長，請問根據什麼？」

「根據密告！」縣長剴切的這樣說。

我正要準備申辯，縣長又急忙改變聲的向我勸告：

「雍先生你暫時守守法吧！將來總有一天會把這事情的真象弄個明白。警士！

警士！」

縣長叫起警兵來，我才知道事情糟糕透了。還有什麼辦法呢？兩個警員不由呀的便把我帶到看守所的門前，我還清楚的聽倒縣長說：

「把雅兒生關在看守所，不能丟失監獄！」

(三〇三)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進了看守所，往常我走到縣府經過看守所的門前時，看見裏面蓬頭垢面的囚犯，心裏總要陰沈沈的，想不到我今兒也與他們同歸卻污，再連看守所守關在所裏的囚犯，都用帶寄的帳篷，把我從頭至尾的籠罩，好像心裏在說：「這裏面不惡好玩的，你也會與我們關在一起嗎？」

起初我感覺有些不自在，心裏老實丟不開家裏的想，忽忽時時，個人圍坐在黑黑的角落中，垂頭喪氣的紙悶，有時不覺睜眼，掙起淚來，淚中，他老幼老看見我，是悲傷的時候，常用好言來勸我。

「先生外面與所裏都是一樣，一個人到不進時候，還想不開不題愁一醉，又有什麼用？所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這不是很好的消遣辦法嗎？」

後來我知道了班中的劣紳，方總是用錢非常慷慨，所以所中的新舊囚犯，都常與我要好，因此我並不吃虧，反而受他們尊敬，故因我常常與他們寫信，他們總是給我

多的便宜，這樣一天一天的斯混下去，我逐漸把家庭的快樂想的模糊了。

(四)

我在看守所中，每日讀書寫字，無聊的時候，還學着哼唧京腔，但夜靜無人的時候，所中的囚犯三五成羣的述說各人的遭遇，好像對於自由的失去，全不關心，都露出一副滿不在乎的面態，然而我却對於他們那種泰然自若的樣子，感到無端的心酸。反而會加強愚家的想念。

有時候他們鬧的太大聲了，獄吏立刻會走了進來，厲聲的喝止。

「你們在做案？要造反了嗎？」

他們一聽見獄吏的吼聲，大家便各自走向自己的舖位，默不做聲的沉靜下去。有一次一個老囚犯，因晚上點名的時候發現他不見了；獄吏四處尋找，才找他在牆上，想躲開獄吏的視線，那知獄吏睜起銳利的眼光，立刻查覺他的違法行爲。獄吏很怕他往外稍一滾動，就滾在牆外。他急忙一手執起電筒，一手舉槍，向着那老囚犯「拍」的一響，啊呀！老囚犯鮮血淋淋的就從牆上滾了下來。

那天晚上，把我嚇的魂不附體，第二天早晨，還有人紛紛的議論這件事情。

(五)

幾天以後，所裏又送進來一個嫌疑犯，據說是犯了姦淫的案子，他一走了進來，便同所裏的囚犯打着招呼，樣子怪親密的。榜初的述說他是遭了這祥。並且還從衣袋內取出一盒香煙叫我們大家吸着，嘴裏還不休的說：

「咱們是兄弟，抽一枝香煙算得什麼？」

於是大家相繼的把烟吸了起來，都對他表示萬分的同情。以後我們大家都稱他做「老大哥」，因為他說他這次關進看守所已濟是第七次了。

自從這人關進看守所後，每天我們的生活毫不感覺無聊了。他不但會唱油腔小調，而且還會唱京川戲劇，說話的時候總是使人發笑，沒有這個人不會感覺高興。好像他對於自己的罪行完全忘掉了一樣。

我關在所裏時我從不要我的妻子來看我，因為那樣會使她在深夜的時候感覺難過。我在所中送給她寫了兩封信，都是去安慰她的寂寞的，所以當這人問我家中有無妻子的時候，我只淡淡的回答：

「妻子有的，但她把我忘記了。」

這是這人對感傷的諷刺。

「女人真是水性楊花，男人有了事，她就自由的多了，穿紅着綠誰管得了，阿比說馬女說這錢不莊的哩。」

我聽了這話，並不感覺我的妻子，不過心裏有些想念她罷了。

總之這人一到看守所來了以後，每天都談的是：女人呀，烟酒呀！從不曾聽到他說一句正經的話。

可是所裏的囚犯，却正希望聽到這樣帶有刺激性的話語，因為他們都需要的是點興奮。

(六)

算算我在所裏，已經快過三月了，然而我的戀情，至今還是模稜兩可。每天我長吁短嘆的埋怨我自色，晚上總是不能成寐，睡在床上海來覆去的遐想。

「天曉上，我其妻脫衣就寢的時候，獄吏却悄悄的走來向我談話，他說：

「事情已經嚴重了，外面有人密告你，確是偽造案件的主犯，而且專員昨天打雷來，要縣長把你關在大監裏，還要在你的家中搜查偽鈔，雍先生我看你還是自守了吧！」

這真奇怪，這事只有上天知道了，叫我如何申辯？一夜來我驚慌的幾乎昏了過去。

到了第二天，我的心真恐懼的夢會，臉煞白，幾乎變做了慘白色，所中的囚犯看見我這樣的愁苦，大家都跑來勸勉。可是我那能因他們的勸告，就得到鎮靜呢！我立

從已感覺不安了啊！

平常在我的眼光中看來，並不兇惡的獄吏，這時候我想到他真兇惡的可怕，現在我一看見他向我走來的時候，我的心會立刻劇烈的跳了起來，怕他嘴裏又說出不好的惡耗。

大約在早晨九點以後，果然兩個持槍的警士，威武的走進所裏，我知道他們來換我到大監的，當時我反變的鎮靜起來，毅然的向他們打着招呼，並且口裏說道：

「先生是來換我到大監的嗎？」

兩個警兵都回答說：

「不是換你到大監的，我們是來提你上大堂的！」

「上大堂的！」，一時我弄的莫名其妙起來，難道又要開審不成！心裏真捉摸不定。

「好吧，我們上大堂去！」

我們五人就這樣出了看守所，其餘的囚犯都禁口無聲的把我目送着，個個都帶着驚奇的眼光。

(七)

走上大堂的時候，堂外已經鵲立了許多旁觀的男女，爭先恐後的擁擠着，縣長

並未出廳，只是軍法官和書記官二人嚴肅的坐在堂案上。軍法官看樣子大約快近五旬的人了，現出一副老於官場的態度。書記官年齡不過三十餘歲。長袍，呢帽。也還有些英俊，旁邊還站了數名持槍的武士。

我被兩個警士押解到堂時，堂上那種嚴肅沈靜的空氣，使我不得不做出敬畏的態度，低垂着頭，靜候審訊。

軍法官慢慢從桌上拿起一枝朱筆，然後又把我睨視了一眼，問道：

「雍永年！」

我馬上答一聲：

「在！」

「這次偽造案件，經我們徹底調查，知道你是被人陷害，有關這案的嫌疑犯等業已送交專署，不過根據昨天搜查的結果，在你家中並未查出任何證據。但密告你的人們，却有加無減，雍先生，這是怎樣的情形，你明白的告訴我們吧！」

我抬起了頭，恭敬的向軍法官從頭自尾把內中的底蘊告訴了他：

「跟軍法官回，這事的詳細情形，乃是這樣，今年三月中旬的時候，因本人在縣經營煤廠，被推爲本廠理事。商場中同業等，欲選舉本人爲職業團體縣參議員，當時引起許多土豪不滿，欲與本人勦武，後經本地賢明耆紳，從中調解，才未釀成

爭歸。但此領券紳，懷恨在心，因此他們借事生端，蓄意謀害，故由告本人偽造紙幣。欲證我於死地，他們不敢公然告發，微意無賴，托辭密告。還望軍法官體念下情。一再調查。」

「是的，」軍法官替帶同情的整詞說。

「我知道你是本地向良民，至於密告你的事，我們當然還要調查，是否是那些與你競選的人所為，這成問題，不過最易密告，這不算確實的證據，但據明天尊署的電來，要你與那些嫌疑犯當面對質，蔡先生你明天願去尊署嗎？」

「自然願意的！」我這樣的回答。

法官於是又命令兩個警兵把我護送回所，旁觀的男女相繼的也離開了大堂。

（八十一）

回到所裏，我與眼看見了獄吏，心裏悲憤到法極點，方才知道獄吏原來故意恐嚇我的，我很想當面罵他一番，但仔細一想，怕他以後對我生了惡感，所中的苦痛我怎能忍受得過。上堂聽庭堂訊，堂上其刑獄費為請請空談，與其不請出得與面我走近自己的舖位，老哭訴父來與我攀談。他詢問我說：

「蔡先生今天這堂間的怎樣，這婦人才能出所呢？」

我接連搖擺着頭，啞然的說：

「出所這真是妄想，別快我就去押解到專署，報告如何，倘難預料呢？」

「到專署時我看你到行專署，老兄，專署可就難說了！」

「老大哥，這到這裏，我的冤案立地推翻起來，這冤案說不清，說不平。這冤案端疾晚近，我又得不到一點證據，腦裏糊塗着，到行專署，事情到底有結果，該不會驗明正身，綁赴刑場，一槍就結束了我的性命！」

我提起毛筆，愁苦的倚着木牆，一張破紙，給我的妻子寫了封家信，信中就告訴了她，明天我就要起程到專署，吉兇不能逆料，一旦我被人冤屈死去，希望她要替我提起上訴，現在我雖然不能與她盡歡，若是戰死後，這封書信可也就是我的遺囑了。

家信寫起以後，我即刻叫所辦的送叔回家去，並給他們四時說的話，勸慰他們，然後我抵進市，來回的在菜市徘徊。靜地兩眼，等到天明。這天下午，天剛黎明，我正要去小便的時候，獄吏一聲號，跑來叫我馬上動身，我走出所隊，所外四名持槍的警員，包圍在外等候時。再再三交待，請你不要因為未償步行，四名警員只好由我雇了一輛包車，他們跟隨在後面，就這樣，我離開了我朝夕相處的故鄉，離開了我那溫暖的家。

一路上我左思右想的苦悶，竟讓一種莫名的恐怖，把我昏沈了半天。

(九)

到了專署，已是黑夜的時候了。四個警兵把我交給了專署看守所的所長，他們的差事就算完畢了。

所長並沒有問我甚麼，便命令獄吏，給我上起銹錄銬。我再三求情，請他不必如此，可是他說，這是專員的命令，不這樣，他是交不了差的。

在專署的看守所中，我每日度時如年了。不但無法行動，而且連寫字都不可能了。除了吃飯的時候，我的兩手能得到自由外，鎮日我都坐在自己的鋪位上，雙鎖愁眉，萬分酸楚的打發我的苦難時日。

我記起，我離開故鄉的前一夜，老大哥說：「你一到了專署，事情可就難說了！」

真的老大哥的話是含有預言性的，專署的刑法要比縣中的看守所的刑法難受的多。

後來我在所中，結識了幾個朋友，他們都是讀過大學的學生，裏面有科長，有主任，據說都是被人陷害，才關在所裏來的。他們對於我的冤情，深覺不平。每晚總要與我談些知心的話語，不到深夜，不會睡覺。

獄吏知道我們都是智識份子，所以對我們都另眼看待，決不厲聲的責備，總

是輕聲的叫我們，不要深夜談話，所長查覺，大家都不好過。

所以獄吏常受我們的誇讚，而所長呢？除了我對他有些好感外，却成了他們的「眼中釘」。

在專署的看守所中，我日日都在打聽我的有關的消息。後來我從獄吏的口中，得到了謠言，他說：「昨天專署來了一位姓曾的，這位曾先生已經在專員的面前，自認不諱的說出案情的經過，並且他自守他是偽造案件的主犯。不過據說，印刷機的來源，乃是由你租借的。現在印刷機的石板，已在××場查獲。若果其他的嫌疑犯，不拉扯你在內，你的案情，就算鬆的多！」

我聽了這話，一面高興，一面却後悔我擇友的不慎。不是這位曾先生的勇氣，恐怕我不會重見天日了。我方才覺悟，別人想以租借印刷機的事。來報復我競選的事情。

第二天專員傳我到廳，首先他就問我租借印刷機的事，我直言無隱的，向專員說明經過，才知我是上了別人的圈套，他們藉口翻印經書，而暗中却印起鈔票來。幸好當時無人與我作對，不然我是有性命之災的。

我出所恢復自由的時候，也是天寒歲暮，臘鼓催年的日子了。

童軍檢閱巡禮記

我回家的第二天，乃是陰曆的元旦。那天是我們故鄉中三個初級中學童軍大檢閱的日子。

天氣十分晴明，融融的冬日，照射在公園內的公共體育場上，場上曠時夾着因微風飄拂送來的臘梅花香，園中的花卉藤蔓，雖然在隆冬的嚴寒之下，脫去了黃葉，現出一層蕭條的淒涼景色，然而因園丁的殷勤掃除，却使人感到分外的幽潔。三個中學的男女童軍，大家露出一副莊嚴而又愜意的潑潑面孔，齊集在球場上恭候檢閱，旁觀的遊人，悄然無聲的站在一旁，引領微笑的向他們注視。

他們在指揮官的一聲命令之下，大家卷着整齊的步伐，他們走莊步，起齊隊操橫隊，操縱隊都是那麼的敏捷，那麼的迅速，他們在指揮官一聲響亮，響亮的口令之下，千人的脚步聲天却只聽見一聲響亮，大家都穩如磐石，穩如磐石的。最後是他們的各種課程表演，三個中學童軍，其表演了八個節目，其中表演的是工程中的架橋，搭瞭望台。他們用了童軍木棍，有條不紊的，不到一個鐘頭，就搭起能行走，能攀登的橋梁和瞭望台了。我看見他們的這種技術，我想若是用於行軍，真是又方便又穩妥的器械之一。

其次是他們的生火表演，他們把晒的很乾的木棒，用小刀削成粗連的絲狀。生火的入，只需把薪堆中的木柴用火點燃，立刻青烟縷縷。火光熊熊的向上升騰起來。

生火表演以後，便是女中的旗語操練，與救護表演。她們各人手中拿起一對中間有着紅條的白布旗幟。大家排並成六個單行，在童軍教練一聲口令之下，他們兩手立刻左右分合，上面前後的動作，錯綜變換，令人眩目。

表演救護的時候，她們佯裝有人受了傷，睡在草地上，抬昇架的人，急忙走了過來，跪伏在地上，扮護士的人，輕輕的把她平放在昇架上，儼若在前綫的後方救護受傷的勇士一樣。

場外觀看的遊人，一個個都看的高興極了。時時發出「哈哈」的笑聲。

後來是簡易師範學校的「着裝」與「刺繡」表演，和女中的軍棍使用法，技藝都很純熟，動作敏捷。頗得觀衆讚許。

我回家的第二天，能碰到這樣技巧的好日子，又能身臨其境的看到他們表演操練。我非想到要是他們的行列中有我童年的影子在內，我一定不會這樣居無定所，四處求食的忙碌奔波了。

邂逅

我有一個怪癖的友人，他喜歡古玩金石和書畫。你若懂得他這種癖性，他一定認爲你是他的知己，他不但對你立刻建築起濃厚的友情，而且還會馬上邀請你到他的住宅，把他收藏的一切珍貴古玩字畫和名人雕刻的印章，和盤托出的給你觀摩，他一面給你解釋字畫是那家那派，一面却視你也是古玩家似的，他又會謙遜的說：

『這些都說不上，沒有一樣是好的！』

可是你要牢記，他說這話的時候，你最好連聲的說道：

『那裏，那裏，這些都好得很！』

這樣一來，他不但對你的好感，比前更增十倍。而且更會把些滑溜鼻軼的縹緗黃卷給你捧出來。你雖然看見他抱的一頭是汗，可是他却眉笑眼開的非常高興，毫不感到一點勞苦。

一天午後，我湊巧在一家書店與他相遇，他正拿起一本被虫侵蝕大半的舊字帖，不忍釋手的細看，我知道是他的背影，我首先並不向他打着招呼，却從他的背後用了右手，輕輕的拍了一下他的肩頭。他掉轉頭來看見我是他的知己，笑臉盈盈的

向我說：

「兄台，你看這字帖該是蘇靈芝先生的真版！」

他的個性我是知道的，所以我並不反對的說：

「是呀！不然你看這字寫的多有筆力！」

他聽見我的讚許，又拿起字帖嚴肅的端詳了一會，突然他在字帖的後面。發現標價「實售法幣一百萬元」的紙條，他很驚訝的抬起了頭，向書店的老闆問了一聲：

「怎麼這帖賣的這樣昂貴！」

書店的老闆，却鄭重的回答說：

「這是蘇字的真版本，不算貴哩！」

於是他把字帖，隨手便丟在書攤上，頭也不回的毅然出了店門，竟忘却了我在他的後面。

彈指已過數月，我至今還沒有與他晤面。想起這位友人的性癖。我不覺又記起字帖的影子了。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初版

山村之夜

熟料土報紙

定價國幣

元

外埠地點另加郵費

著者 莘 甫

出版人兼 尹 策 三

校訂者 朱 利 丹

印刷者 博文印刷務局

成都春熙東段三三號

經售處 成都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48

61